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十六日

陸淵雷主編 謝誦穆編輯

第四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中醫新生命

淵雷



本	期	目	錄
千慮一得	沈仲圭	漢藥之知識	久保田晴光
冷廬醫話補	陸定圃	中醫偽書考	衛原
驗方叢話	孔伯毅	中醫脈學之檢討	姜白鷗
偶然隨筆	楊子鈞	中醫病名之研究	本刊
胃病醫案選	章次公	臨病實紀	徐瀛芳
醫案	陸淵雷	父病獲愈記	陳渭濱
盲腸炎	賀壽康	答問一	高星顯
答問二	賀壽康	課卷	孔伯毅
謝則仁君來書		某生來書	
代郵	陸淵雷	流行病須知	陸淵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減費函授中醫學

本醫室開辦遙從。函授科學化之中醫學。業已二年。學者皆深表滿意。今續招新學員。凡國文通順。有志學醫者。不限年齡性別。皆可入學。尤宜於後開各界人士。(一)謀家庭衛生。欲得醫藥知識者。(二)感中醫學說太玄奧。欲得科學化合理化之醫學學說者。(三)西醫欲兼學中醫者。(四)舊中醫欲補充新學說。及臨診上之知識技能者。

今應外來要求。適應衰落之社會經濟。將學費減輕。計三十箇月習完。只費銀七十一元五角。可謂學醫之最低代價。交費法詳章程中。函索附郵五分。空函不答。欠資信不收。

凡於廿四年國曆年內交費入學者。每月贈本刊一冊。一次交五箇月費者。贈課業應用之細菌學綱要一冊。或本刊七冊。一次交十箇月費者。贈陸氏論醫集一部。或本刊十六冊。舊生於期限內續交費者同贈。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啓

國藥單方研究社

蘇州國醫雜誌

編輯者 蘇州國醫學校
訂閱處 蘇州吳趨坊一三七號
蘇州國醫書社

定價 每季一册另售一角

五分全年四册

預定大洋六角

欲研究單方之功效者

請入國藥單方研究社

函索章程附郵一分

地址 吳興雙林存濟醫廬內

鷺聲醫藥雜誌

孫崧樵主編

全年十二册
定價一元五角
定閱處廈門廈禾路二四一號鷺聲醫藥雜誌社

明日醫藥

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中國醫藥

全年六册定價一元五角 半年三册定價八角

每册另售三角

發行者 北平鼓樓東法通寺甲

十六號明日醫藥社

李仲守主編

發揚國醫真理

每月一册

鞏固國醫地位

零售大洋

剷除疾病痛苦

一角全年

保障民族健康

洋一元

定閱處 廣州大德路麻行街醫林一謬社

醫林一謬

如皋中醫月刊

全年連郵三角

如皋育德所中醫公會出版

湖北醫學月刊

全年連郵二元

湖北新市場上側永福里一號

敬送腎病與肺癆

余患吐血肺癆及腎虧滑精念餘年百醫無效久病知醫治愈痼疾特將經驗編成指南兩冊分送同病聊盡天職函索附郵五分寄杭州糧道山慈航居士即奉

江都國醫報

主編 樊天徒

發行人 周勵庭 林芝庭

學說新穎說理透切富有研究性及創作性為現代國醫界最新之刊物治醫者尤宜人手一編

每月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全年十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國內郵資在內國外郵資另加一元

總發行所揚州古旗亭三十六號

神州國醫學報

上海神州國醫學會出版

每月一期現已出版至第三卷第十三期

每期大洋一角 全年十二期大洋壹元

國內寄費二角 國外寄費另加壹元二角

本報由上海神州國醫學會創辦已有三年之久

特聘特約撰述多為海內外知名之士內容豐富

材料新穎持論公正不偏不倚發揮固有之真理

融會西來之新說原原本本彈見博聞出版以來

早為海內外人士所共賞不脛而走風行一時且

按月出版未嘗愆期尤博得社會之信用凡研究

國醫學術者不可不讀

以前各期除第一卷第一至第十期現已無存外

其餘各期尚可配補然亦所存無多惠購諸君尚

祈從速

上海廈門路尊德里五十四號神州國醫學會啓

小言論

卷頭語

我們從各種醫學的典籍上。以各種不同的態度。去求得必要的知識。達到每一個人讀書的目的。讀書必需有毅力。有方法。有毅力纔有興趣。有方法纔容易進步。

鶴見祐輔說。像林肯那樣讀書。是抱着傾注了全副精神的真誠的緣故。他是用了鋼鐵似的毅力。從所有書籍中。探索着真理的讀去讀來。每一頁每一頁。都成了他的血和肉的。

讀書的方法。也非常重要。一切札記提要眉註。在書上標着各種粗細不同的線條。這都是讀書方法的運用。我們從讀書去求得理解。而理是需要方法去開掘的。

在這十四期刊印的時候。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就匆促的寫上這一段讀書談。(編者)

研究

千慮一得

沈仲圭

常習性便秘。多見於營坐業少運動之智識階級。埋頭研究不喜體操之中大學生。亦恆患之。故有學生病之稱。此外如神經衰弱肺病胃病萎黃病攝護腺肥大等。每苦便秘。腹部壓重膨滿。胃納不振。噯氣頭暈。大都係大腸部蠕動缺乏。分泌減少。或腸肌弛緩無力所致。欲根治此病。非注意衛生。輔以甘寒養陰劑不可。徒事攻下。無益反損。茲就管見。條舉如下。

1. 生活宜有規則
 2. 養成早起如廁之習慣
 3. 每日宜啖新鮮之水果與野菜
 4. 晨起飲鹽湯一杯
 5. 排便時以手掌徐摩腹部
 6. 行適宜之運動
 7. 練習腹式呼吸法
- 此關於衛生方面者。若夫藥餌。如增液湯、二冬膏、桑椹膏、養陰潤腸。最稱穩健。他如麻仁丸。或以大麻仁一味。搗碎煎服。或取大生何首烏。以人乳拌蒸。均有緩下墜糞之作用。余昔嘗患此。日常三四度如廁。努力掙扎。便終不下。頗苦之。後除遵行上述衛生療法外。并長吞服「卡斯卡拉

片。宿疾乃癒。

清道光梁晉竹秋雨齋隨筆載。『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盞。大容數升。每晨以半盞白米飯。半盞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捻其頭一莖而食。後亦并享遐齡。』圭按四公賦稟特異。不能以常情衡之。然食量過多過少。皆非衛生之道。據霍伊特氏所定之保健食物。謂中等壯年而操中等之勞動者。每日須給與蛋白質一一八克。脂肪五六克。含水炭素五〇〇克。方為適當。但欲將每日所進菜飯。精密估計其所含之營養分。使之適如上數。不但為事實上不易辦到。抑且無甚意義。大約吾人食物。以糙米、麩麥為主。輔以少量之肉類、蛋類、乳類、鮮蔬、水菓。日進二三餐。每餐以八分為度。則營養既不虞缺乏。而胃腸亦常保健全矣。

西湖名勝甲天下。而醋溜魚之名。亦與西子湖并傳。遐邇咸知。凡來杭垣游覽西湖者。莫不一嘗醋溜魚之美味焉。攷此物係宋五嫂遺製。烹調得法。味頗不惡。番禺方椽坪孝廉有詩咏之曰。『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鱸。河鯉、河魴總不如。』醋溜魚係鮭魚和醋製成。鮭補胃。肥健人。縱不如鱈。鱈魚之富滋養。補虛勞。但消化迅速。味清不膩。較諸獸肉。固勝一等。病人老幼。食之咸宜。

漢藥之知識（續）

久保田晴光

(三) 漢藥之起源及其發達

如前所述。漢藥之種類。萬有不齊。上至原始時之民間藥。亦包括其中。或根據於巫術之信仰。或爲由神仙服餌而發達。後與醫藥相混淆者。又與西域交通以後。佛教東來。所帶之印度波斯等之外國藥品。亦混在內。再合海洋方面之外來品。又依多年之經驗。或以加工調製技術之進步。調合二三生藥。以便於實用者有之。其間歷盡增刪。而後有今日也。是以漢藥之發達。不但與中國之醫學史不離。即與普遍的之一般東洋史。亦大有關係。不能以潦草看過之。尤其欲知漢朝以前之醫藥狀態。頗非易事。故擬就漢以後之事述之於此。且以至今學者之研究爲基礎。略窺先秦時代之醫藥大要而已。

中國史之傳說時代。乃始自五千年前。即西曆紀元前三千年。當時現在黃河流域一帶。爲苗族所居。其後自甘肅至新疆方面之漢民族。沿河川而東。漸追散本來住民之苗族。而定部落於黃河附近。是爲西紀前三千年前之事。其後伏羲神農軒轅之三皇。相繼君臨。此三皇之書。自古稱爲三墳。爲典籍之鼻祖。諸如神農炎帝。爲本草經之著者。仰爲醫藥之祖。軒轅黃帝。則著靈樞素問。相傳爲醫學之祖。然據近世史家之研究。神農本草經與素問靈樞。皆推定爲漢代綜合而成。其爲後世之假託者。已無可疑。而自三皇時已可料其自原始人類之野獸的生活離一步。關於醫藥。亦脫本能的治療之域。對疾病藥物治療等。持有一定見解。然本屬傳說時代之事。莫知其究竟也。

欲窺先秦時代之醫藥狀態。最重要者。諒爲山海經。此山海經雖傳爲西紀前二千二百年前之禹所著。據史家之考證。

決非一人一代所成。料爲西紀前四百年至二百五十年之間。所謂戰國時代之作品爲妥。此書之目的爲何。尙未有定說。顧念當時神仙說勃興。恐係有關於此等祭祀而著者。其內容分中國爲東西南北及中央五部。各記其地方之山岳河川。舉代表之高山而序之。並述地方之物產。最後則總括之爲神之形狀。而記其祭祀之法。論其本來目的。似與藥物無關。但觀察其物產之記載。足以窺見當時醫學之狀態。此極有興味者也。此書所載之物產。動物二百七十餘種。礦物六十四種。植物一百五十餘種。而此等大部分之物用爲藥品。中尾萬三博士以其用途分類之如次。

(1) 食之有藥效者。六十八種。(植物二十一種。動物四十七種。)

(2) 佩之或服之有藥效者。二十九種。(植物十七種。動物十種。礦物二種。)

(3) 出現而有吉凶之兆者。五十一種。(動物五十一種。)

(4) 有藥效或其他有效用者。五十五種。(植物二十一種。動物三十種。礦物四種。)

吾人由是可以窺知當時之種種狀態。先是現代觀其藥物之用法。頗有奇異之感。視其食物之有效者六十八種。可見當時食物與藥品之區別。尙未分明。似有原始時代之風氣。周禮分醫師爲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可見當時重養生。食物亦依季節而有規定。依其調理配合。以增進健康或治疾病。有以此專門爲醫者。食物與健康或治病之事。似頗重視。後世所出之本草書。亦頗多記食物。或稱食經。或稱食物本草。或稱食療本草等。遂有以藥效爲目的之食物。專門醫者。諒亦戰國時代食醫之遺風也。其次所謂佩之服之。蓋如現代護符之用法。帶某物質於身體。或結之於衣服。以避病。或治

之。可見原始的信仰廣行之證也。（未完）

冷廬醫話補（續）

陸定圃原著
吳楚輯

青腿牙疳

咸豐乙卯年。吾邑皇甫湘山上舍。患牙齦腫爛。兩腿青脹。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烏程溫醉白診之。謂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著醫宜博覽論。曾述及之。吾鄉罕有此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湯火傷方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軍方。以之治病輒效。表弟周蓮史大史士炳。爲余言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衆。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遍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塗。時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華陀廟聯

客有述華陀廟聯云。未劈曹顛千古恨。曾醫關臂一軍驚。又云。岐黃以外無仁術。漢晉之間有異書。稱前聯尤佳。余謂曹顛關臂事。皆不見正史。不若後聯之大方也。

瘡方

餘姚吳蓉學博麟書。患膿窠瘡。醫久不痊。後有相識。遺一方云。得自名醫。爲療瘡第一良藥。如法治之。果愈。余於庚午患此甚劇。亦以此方得痊。茲錄於左。

廚房倒掛灰塵三錢。煨伏地氣。松香一錢。茴香一錢。花椒一錢。硫黃煨一錢。癩蝦蟆一錢。枯礬一錢。蒼朮一錢。白芷一錢。硃砂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用雞子一箇。中挖一小孔。灌藥其中。紙封固口。置幽火中煨熟。輕去其殼。存衣。再用生豬油和藥搗爛。葛布包之。時擦癢處。(未完)

中醫僞書考(續)

衛原

難經之真僞 丹波元胤云「本義曰。史記越人傳。無著難經之說。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有秦越人黃帝八十一難二卷目。又唐儲王侍讀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於扁鵲倉公傳。則全引難經文。以釋其義。後附載四十二難。與第一難三十七難全文。由此則知古傳以爲越人所作者不誣。詳其設問之辭。稱經言者出於素問靈樞二經。而見於靈樞者尤多。亦有二經無所見者。豈越人別有摭於古經耶。經釋曰。云秦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蓋不可信。然實兩漢以前書也。元胤嘗考素問。其言雅奧。其理亦精。雖有漢人之所補綴。其實多周秦古書之文。若靈樞則朱子稱爲淺易。較之

素問。殆爲雁行。而八十一難則尤其亞也。何者。詳玩其文。語氣稍弱。全類東京。而所著亦多與東京諸書相出入者。元氣之稱。始見董仲舒春秋繁露。楊雄解嘲。而至東漢。比比稱之。男生於寅。女生於申。說文包字註。高誘淮南子註。離騷章句。俱載其說。木所以沉。金所以浮。出於白虎通。金生于己。水生于申。瀉南方火。補北方水之類。並是五行緯說家之言。而靈素中末有道及者。特見于此經。其決非出西京手。可以見矣。且此經診脈之法。分以三部。徵之素靈。業已不同。稽之倉公診籍。亦復不合。則或罕傳其術者。於是各師據素問有三部九候之稱。仿而演之。以作此一家言者歟。丁德用曰。難經爲華佗燼餘之文。吳太醫令呂廣。重編此經。王文潔曰。扁鵲者。軒轅時扁鵲也。隱居巖岳。不登於七人之列。而自作八十一難經。以後秦越人註之。今書故稱秦越人扁鵲。是特無稽之談耳。姚際恆偽書考曰。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八十一難。八十一難者。卽指素問九卷而言也。六朝人又爲此書。絕可笑。是亦臆測。案丹波謂此書出於東漢。則明謂此書非扁鵲作。(注西京卽西漢。東京卽東漢。)

難經之作者 丹波元堅曰。『此經不詳何人所作。隋以上則附之於黃帝。唐而降則屬之於秦越人。』又曰。『集註題曰黃帝八十一難經。本義無「黃帝八十一」字。非其舊也。其以黃帝冠者。正與內經同。』案帝王世紀。以爲難經爲黃帝所作。隋經籍志承之。黎泰辰曰。世傳黃帝八十一難經也。其斷爲秦越人作者。如吳文正曰。昔之神醫秦越人。撰八十一難。其斷爲黃帝之原本。而秦越人成之者。如楊玄操曰。『按黃帝有內經二帙。帙各九卷。而其義幽賾。殆難窮覽。越人乃採摘英華。抄撮精要。二部經內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軸。既弘暢聖言。故首稱黃帝云。』稱秦越人者。復有二說。王文潔

謂係軒轅時扁鵲原作。以後勃海之秦越人註之。楊玄操則指勃海之秦越人。謂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謂扁鵲。蓋岐之中。又有岐焉。而王勃丁德用尤爲荒誕。丁氏曰。難經歷代傳之一人。至魏華陀。乃燼其文於獄下。及吳太醫令呂廣。重編此經。而尙文義差迭。王勃曰。『黃帝八十一難。是醫經之祕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始完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丹波元堅於王。則譏其迂怪。於丁則謂呂廣也者。卽是呂博。元堅曰。熊均醫學源流云。按名醫傳有呂博。無呂廣。予疑博卽廣也。簡按隋志云。梁有黃帝衆難經一卷。呂博望註。太平御覽載玉匱鍼經序云。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鍼經。及註八十一難。大行於世。疑呂博望卽呂博也。魏張揖作廣雅。隋曹憲爲之音解。避煬帝諱。更名博雅。以此推之。其人本名廣。其作博者。蓋係于隋人所易。豈甘氏名醫圖。偶不及改之乎。舊唐經籍志云。黃帝八十一難經一卷。秦越人撰。按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於扁鵲傳首引楊玄操難經序。則玄操開元以前人。而其屬諸越人者。豈創于玄操歟。司馬遷云。天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蓋論脈莫精於難經。則其說之所以起也。然謂之扁鵲所作。唐而上無說。實爲可疑矣。八十一難之目。已見于仲景自序。而叔和脈經。士晏甲乙。往往引其文。則漢人所撰。要之不失爲古醫經。亦何必論其作者。難經之分類。難經一書。亦有類例。但當如大學朱子分章。如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二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始終。長知度數奇經之行。及病之吉凶也。其間有云脈者。非謂尺寸之脈。乃經隧之脈也。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

營衛三焦藏腑腸胃之詳。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乃人生資生之用。八會爲熱病在內之氣穴也。四十六七難言老幼寐寤。以明氣血之盛衰。言人而耐寒。以見陰陽之走會。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言診候病能藏府積聚泄利傷寒雜病之別。而繼之以望聞問切。而醫之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言藏府榮命。用針補瀉之法。又全體之學。所不可無者。此以類相從之意備矣。而丹波元堅。獨服膺吳文正之說。吳曰。後人分其八十一爲十三篇。予嘗憚其分篇之未當。釐而正之。其篇凡六一至二十二論脈。二十三至二十九論經絡。三十至四十七論藏府。四十八至六十一論病。六十二至六十八論穴道。六十九至八十一論鍼法。夫難經之書。與內經素靈相表裏。而論脈論經絡居初。豈非醫之道所當先明此者歟。予喜讀醫書。以其書之比他書最古也。（未完）

驗方叢話（續）

孔伯毅

（三）欬血

欬血屬於慢性病。治之不得其法。則纏綿難愈。富厚者無論矣。若乃貧寒之士。一家數口。依賴一人。設不幸所依者而染此疾。則生活費已成問題。無論醫藥費矣。因貧而放任。病則愈深。至於不治者。滔滔皆是也。豈不哀哉。

余居香港時。見友人關和卿以番禺韓慶雲所傳驗方。治愈其同鄉鄭永年欬血之病。頗爲驚異。鄭爲苦力工人。初患欬嗽。繼而欬血。纏綿數月。仰事俯畜。生活維艱。無力再延醫。因求關君資助。關君仗義。以此方爲之調治。竟獲全愈。據關君

云。余非醫家。而膽敢爲之治療者。以此方經驗多人。確有治愈把握故也。茲錄其方如下。

枇杷葉（五六片。洗淨毛。鮮者尤佳。） 大雪梨（二個。去皮心切片。臍深者佳。）

南棗（半斤。去核。黑棗亦可。） 建蓮肉（四兩。連皮用去心。）

藕節（二十一個搗汁。） 蜜糖（半盅。先熬至滴水成珠。便燥者酌加。泄瀉者。以白沙糖代。）

川貝母（一兩。研極細末後下。）

先將枇杷葉藕節汁放瓦鍋（或銅鍋）內。以河水煎成濃湯。去渣。隨將梨棗蓮蜜四味。加入湯內。慢火煎熬。至蓮肉融爛時。乃將川貝末加入。再煎三五滾即得。用瓷瓶加蓋載之。食時。用滾水坐溫。大人每日約食二三匙。小兒減半。症輕者一二料即愈。此方吐血亦合。若單純欬嗽。則照方除去藕節可也。

（四）蘇癆

蘇癆云者。男子身體素弱。或感冒風寒時。與產後婦人三閱月內。行房感受瘀毒而得之病也。其證狀初起時。頭暈刺痛。腰痠骨楚。四肢不安。食物吐酸。爲時稍久。則單欬氣促。面帶枯黑。痰中血絲。或竟吐血。久之。則眼藍面唇青黑。指甲色瘀。小便赤痛。且日漸羸瘠。大肉盡削。病程至此。去死不遠矣。欲辨其證。是否蘇癆。命病者。食生白豆數粒。不覺腥悶者。便是。青年每易犯此病。余所見者。已達七人。或明知而故犯。或諱疾而忌醫。不忍片刻之歡。輕棄千金之體。是可哀也。

去年夏。余省親南歸。訪舊雨謝子文於廣州之怡園。久別相逢。清談竟夕。其子天奇者。余之舊同事也。問及天奇近况。則

大病方瘳。已赴香港。問何病。則曰蘇癆。問服何藥。則友人王高珍藏之驗方也。據王高云。此方爲劉卓凡先生（廣州靈芝藥房主人現尙健在）親手救活多人之特效方云。余思此證頗多。苦無醫國手。聞此言。卽請謝子出方鈔錄。去年秋北上。賴此方挽救吾友陳鳴皋。今年春亦賴此方治愈同事郭天培。此皆信而有徵者。錄其方如下。

丁貴草 金香鑪 扁柏 花椒 入地金牛 紫背金牛 鷄不薄

右生草藥（在上海則虹口廣東生草藥店均有售）七味各五錢。清水三盅。煎回一盅。沖雙料酒（廣東雜貨店有售）二兩。溫服。服後一二時許。再連服下方。

正西藏紅花四錢。雞蛋四個。煲熟去壳切開。冰花二兩。（廣東雜貨店售）北杏 生地各一兩。右藥五味。清水三盅。煎回一盅。溫服。如證輕者。連服三劑。重者連服四五劑。無不全愈。忌食糯米麵氣及一切煎炒熱毒之物。（未完）

中醫脈學之檢討 五

姜白鷗

五 血管收縮（末梢動脈收縮）——弦遲。

血管擴張（末梢動脈擴張）——洪數。

動脈血管之收縮與擴張。有動血神經爲之控制。曰漲血管神經。曰縮血管神經。血管漲縮之結果。可引起其口徑

大小之變換。藉使血流速率隨之變更。又能調節體溫之產消合度。血壓之或高或低。此乃血液循環之一般生理現象。瘧疾諸熱性病。其候先起惡寒。繼之發熱。惡寒期之脈弦。發熱期之脈洪。此驗之事實而不爽者。脈之所以見弦。由於寒冷刺激皮膚神經。——瘧疾雖非寒冷刺激。愚之理想。當是瘧原虫破壞赤血球時所誘起血管縮中樞之活動。——使血管縮中樞活動。傳達於皮膚之縮血管神經。因之血管口徑變小。又據吾人經驗。血管變小。其主目的乃提高動脈壓。斯際隨見細而緊張之脈。是為弦脈。

一般熱性病惡寒期中。先因受寒。體工自起救濟。見汗腺分泌停止。血管口徑變小。脈弦。逮後因血液壅於內臟。不達肌表。見鬱血證狀。皮膚血液太少。易致寒冷。每有凜寒之感。寒冷復刺激神經。使血管縮中樞更形活動。並見肌肉收縮。肌膚粟起。蓋藉此驅內藏血液挾高溫以向外。以抗寒冷。

血液既大量達於肌表。體溫高昇。刺激漲血管中樞。禁縮血管中樞。脈管擴張。脈乃洪數。

第四章 心動速度之關係

一 心動弛緩者——遲

二 心動亢進者——數

脈之搏動。源於心動。故驗脈之遲數者。應先知心動之生理狀態。則不難豁然悟也。據生理學。心臟位置於胸腔中部。有心圍膜包裹衛護。藉免移動時與胸壁磨擦。心臟構造。由縱間壁分成為左右兩半部。每半部又由橫間壁分成為

上下兩腔。上卽心耳。下爲心室。合爲四腔。互爲啓閉。使血流循環不息。

心動乃由心臟一收縮一擴張而生。發端於心耳。心耳先起收縮。約十分之一秒鐘。心室亦起收縮。隨即寬息擴張。繼以停息。是謂心輪迴。俗名心跳。成年男子每分鐘平均七十餘次。婦女約八十次。孩童則九十次。然每因生理環境而變遷。例如肺藏吸氣排炭不充分。皮膚腎臟排泄不充分。以及劇烈運動。睡眠。飲酒等。皆足以召致心動之遲數反常。

婦女小兒脈搏次數何以較多於成年男子。此實饒有趣味之問題。案心動遲數。每與肺臟呼吸相爲因果。書籍記載。小兒軀幹短小。血液循環速。故脈搏次數多。此一說也。小兒肺活量大。需要氧氣最殷。呼吸率增速。則血液循環亦速。故脈搏次數多。此又一說也。二說皆持之有故。惟心與肺共營合步之動作。確是事實。成年男子呼吸每分鐘約十八次。婦女約十九次。而孩童則二十一二次不等。以與心動速度相比。吻合無間。則後說較勝。（待續）

偶然隨筆（續）

楊子鈞

胰臟外分泌作用。是把胰腺由維遜管（卽胰腺管）導入十二指腸。與腸液和胆汁共營消化作用。故十二指腸粘膜和酸質相接觸時。胰腺便馬上分泌起來。因此胃裏酸性的東西跑出幽門。卽喚起胰腺的分泌。酸性愈強。則胰臟反應愈利害。於此足徵人身各器官各腺體。皆屬互相關連。互相承制者也。

胰臟內分泌的作用。是分泌一種物質於血液。（名音蘇林）以節制糖質的代謝。倘缺乏這種分泌。糖質代謝便要發

生窒礙。如糖尿病之發生。多數因爲胰臟內分泌機能喪失。或不靈所致。若將動物胰臟割去。糖尿病便馬上發生。同時還有多尿多渴及多食慾等附帶病狀。準此。則國醫以懷山藥爲治糖尿病之特效藥者。亦以山藥成分。含澱粉甚當。既能補充人體缺乏之糖質。又其性粘滯。或能節制血液中糖質的代謝數。國醫又有用豬胰子以治此病者。則又屬臟器療法耳。西醫亦以胰臟（卽胰臟）製劑以療糖尿病。曰「島精」。譯音卽曰「音蘇林」。是中西醫之療法。不謀而合是也。糖質最重要的功用。是當氧化時能產生一種機械的精力。以供給肌肉收縮之用。假使身體沒有糖質儲蓄室。則運動等便得不到充分的精力。然糖質的儲蓄室。卽肝臟是也。所以食物入胃。幾經化學作用。變成葡萄糖。然後由小腸吸收。經門脈而輸入肝。肝臟便把吸收的糖質。變爲臟粉。儲蓄起來。然後慢慢地。在消化間隔時期。再把臟粉復化成葡萄糖。由肝靜脈輸入循環系統。以供各組織之需要是也。然則患糖尿病者。血中糖質過泛。以排泄於外。雖曰脾臟失其職。亦未始非肝臟失其容也。

俗謂摩擦生熱力。固是。試問何故能生熱。熱之發原地何在。吾知在未研究生理學者。必瞠目不能答。余嘗於嚴寒時。兩手掌用力摩擦。擦久至於疲勞時。覺心臟跳動加速。同時按其脈搏亦速。先之手冷如鉄者。今則烘然熱矣。然則熱之發原地固在心臟。心臟弛張加速。則血壓亢進。血壓亢進。則奔赴於末梢部之血始多。血多斯熱力生也。此與飲酒（酒能興奮神經。神經興奮。則能促進血行。）運動（運動則肌肉磨擦。而血行亦速。）後而體溫增高。同一理也。觀夫手凍則僵。而不能握箸。則知內經所謂掌得血而能握。亦同一理也。更於此可見少陰症之脈沉微者。爲心臟衰弱。正惟心臟衰

弱。血流不得達於四末。故四肢厥冷耳。用附子正所以強心。亢進血壓。斯則非生理而為病理矣。(未完)

中醫病名之研究(續)

本刊

羅致中醫之病名。編次排比。使之由紛亂而歸於整齊。此整理病名者初步之工作。顧徒列病名。不系說明。則讀者有索然寡味之感。故略去病名之彙集。而以第二步工作之疾病史。提前發表。

疾病史之內科篇。分傳染病、呼吸系統病、消化系統病、循環系統病、神經系統病、泌尿系統病、運動器病、新陳代謝病、無管腺病、中毒病、物理病等十一章。每章之下。區分各病。詳其源流。述其更革。欲知中醫病名變遷之歷程者。讀此或不無小補爾。

第一章 傳染病

(一) 破傷風

破傷風者。為宋元以後之病名。初不名破傷風也。秦漢以前。謂之金創瘕癰。漢書藝文志醫經類。有金創瘕癰方三十卷。蓋古代酷刑。多殘人肢體。兵革周旋。士卒傷夷。其病特多。故著為專書也。患破傷風者。口噤項強。四肢搐搦。角弓反張。靈樞熱病篇云。「風瘳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膈中及血絡出血。中有寒。取三里。」身反折即角弓反張。雖非破傷風所獨有。疑有破傷風混跡其間也。傷寒論云。「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瘳。」(金匱要略同。)瘳即瘳字。形相近而

譌也。瘡家卽全創。古無瘡字。瘡本作創。後人改寫爲瘡。遂賅金瘡與瘡瘍二義。瘡家發瘡。殆指破傷風而言。古人不知破傷風之病原爲破傷風桿菌。故誤以爲發汗所致。其實非也。

破傷風之由竹木棘刺受傷。或金刃傷而起者。西醫謂之外傷性破傷風。肘後方巢氏病源等。謂之金瘡中風。巢源金瘡中風候云。『夫金瘡瘳者。此由血脈虛竭。飲食未復。未滿月日。榮衛傷穿。風氣得入。五藏受寒則瘳。其狀口急背直。搖頭馬鳴。腰爲反折。須臾十發。氣息如絕。汗出如雨。不及時救者。皆死。』又小兒門金瘡候云。『其傷於肌肉。淺則成瘳。終不虛死。而金瘡得風。則變瘳。』此則真爲破傷風。灼然無疑者也。又金瘡著風候云。『夫金瘡乾無汁。亦不大腫者。中風也。塞氣大深者。至藏便發作瘳。多凶少愈。』又腕折中風瘳候云。『夫腕折傷皮肉作瘳者。慎不可當風。及自扇。若風入瘳內。犯諸經絡所致瘳。瘳者脊背強直。口噤不能言也。』詳此兩候。亦的爲破傷風。

婦人流產或分娩時。病原菌由陰部侵入者。西醫名產褥性破傷風。深師小品巢源。則謂之產後中風。巢源產後中風瘳候云。『產後中風瘳者。因產傷動血脈。藏府虛竭。飲食未復。未滿月日。榮衛虛傷。風氣得入五藏。傷太陽之經。復感寒濕。寒搏於筋則發瘳。其狀口急噤背強直。搖頭馬鳴。腰爲反折。須臾十發。氣息如絕。汗出如雨。手拭不及者。皆死。』又產後中風口噤候。及產後中柔風候。殆皆破傷風之輕者。

初生嬰兒之臍部。沾染不潔。病原菌由臍部損傷處侵入者。巢源亦謂之中風瘳。後世謂之臍風。西醫則名爲初生兒破傷風。巢源中風瘳候云。『小兒風瘳之病。狀如癘而背脊頸項強直。是風傷太陽之經。小兒解脫之臍瘳未合。爲風所傷。

皆令發瘧。」又臍瘡候云。「臍瘡由初生斷臍洗浴。不即拭燥。濕氣在臍中。因解脫遇風。風濕相搏。故臍瘡久不差。風入傷經脈。則爲癰也。」癰之證狀。與瘧相類。是亦破傷風也。

千金要方卷三中風第十二論曰。「凡產後角弓反張。及諸風病。不得用毒藥。又甘草湯治在臍中風。背強不得轉動。名曰風瘳。」獨活湯治產後中風。口噤不能言。防風湯治產後中風。背急短氣。五石湯治產後卒中風發瘵。口噤倒悶。吐沫痰涎。眩冒不知人。四石湯治產後卒中風發疾。口噤吐沫痰涎。悶冒不知人。葛根湯治產後中風。口噤瘳痺。氣息迫急。眩冒困頓。此皆產褥性破傷風。孫氏以中風括之。蓋猶巢源之遺意。

千金卷八論雜風狀第一云。「太陽中風。重感於寒濕。則變瘳也。瘳者口噤不開。皆強而直。如發癰之狀。搖頭馬鳴。腰折。須臾十發。氣息如絕。汗出如雨。時有脫易。得之者新產婦人及金瘡血脈虛竭。小兒臍風。大人涼濕。得瘳風者皆死。」孫真人所錄證狀。全襲巢源。而併金瘡產後臍風於一。則深得匯通之概念矣。

千金翼方卷七中風第四。甘草湯治產後在褥中風。背強不能轉動。名曰風瘳。藥品與千金小異。又獨活湯治產後中風。口噤不能言。藥品同千金。而分量則異。

破傷風之名。始見於陳言三因方。及劉完素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四庫提要據李時珍說。謂保命集乃張潔古作。）劉氏云。「夫風病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腠理閉拒。雖有大風苛毒。而弗能爲害也。故破傷風者。從外至內。甚於內者。則病甚也。因此卒暴傷損。風襲之間。傳播經絡。至使寒熱更作。身體反強。口噤不開。諸瘡不差。榮衛虛。肌肉不生。瘡眼不合。

者。風邪亦能外入於瘡。爲破傷風之候。『蓋劉氏以肌膚破傷。著風致病。故名爲破傷風也。』

劉氏又云。『世皆言着灸爲上。而不知火熱客毒逐經諸變。不可勝數。微則發熱。甚則生風而搐。或角弓反張。口噤目邪。皆因瘡鬱結於榮衛。不得宣通而生。亦有破傷不灸而病此者。瘡着白痂。瘡口閉塞難通泄。故陽熱易爲鬱結。而熱甚則生風也。』劉氏謂火熱陽熱。熱甚則生風。此卽後世醫書之所謂內風。其風襲創口。則爲外風。猶濕之有外濕內濕也。內經以風爲百病之始。善行而數變。故中醫若干種病原。皆歸之於風。此爲外風說之所由來。而破傷風之病。所現皆神經證狀。古代遇神經證狀。皆謂之風。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其用爲動。』動爲神經發生病變。肌肉掣動之現象。而內經乃謂風所致。此則內風說之所由來也。破傷風之原因。巢源於中風之外。亦有謂中水所致。三因方則別有破傷濕。李挺醫學入門。又有破傷水濕之名。究其實際。皆爲破傷風。風水非致病之原。挾菌則始爲厲耳。西醫於病菌侵入之部位不明。或繼發於鼻炎之後者。名之曰（Rheumatism）（盧馬替司）性破傷風。以西醫檢驗器械之利。而猶有不明其侵入之部位者。然則古人以不可卒知之病原。託之於風或水。固無足異焉。（未完）

治驗

胃病醫案選（續）

章次公著
張德正藏

張氏醫通噎膈門

秦伯源噎膈嘔逆。而形神枯槁。神志抑鬱。且不能勝湯藥之費。予門人卻恆友。令其用啄木鳥入麝香熬膏。時嗅其氣。以通其結。內服逍遙散加香砂。以散其鬱。不數日。所患頓除。厥後海貨行陳君噎膈。亦用此法而愈。

按 此種噎膈。乃神經性食道痙攣。啄木鳥麝香熬膠。時嗅其氣。所以取效之理不可知。疑逍遙散加香砂。亦與有力焉。

雷逸仙醫案

慶元稚年患吐血者久矣。據言飲後脘脹而痛。少頃。痰飲與飯齊翻。翻出之味酸饑。脈形關部浮軟。此由脾土虧弱。不能爲胃消導。以致中州積滯。不得下而上逆。斯是食痺證也。仿先賢補土調中。推揚穀氣之法。

於朮二錢（神曲一錢同炒） 法半夏一錢五分 薑炭五分 豆蔻仁八分研沖 新會皮一錢二分

炒穀芽三錢 藿香梗一錢 雞內金兩個炙 加杵頭飛糠一撮。布包入煎。

又前方未深中肯。翻逆尙未能平。因思胃有三脘之分。今得食遂吐。吐出之物未變者。其病猶在上脘也。當循舊法。佐糞薤陷胸。以開其上。

於朮二錢。(神曲一錢同炒) 法半夏一錢五分 新會皮一錢 藿香八分 川黃連五分

乾薑五分 萹殼一錢五分 乾薤白五分 加杵頭飛糠一撮。布包入煎。

按 此乃胃潰瘍。兩方恐皆不效。附胃潰瘍之胃痛。與神經性胃痛鑑別法。

胃潰瘍胃痛 食後即痛。以食物壓迫痛處也。與食物之性質有關。如食過冷過熱之物。其痛發作更速。若注重胃之攝生法。其痛有逐漸緩解之望。有時有吐血。

胃神經胃痛 發作性無定時。對於神經之安逸及刺激有關係。進食後多不致引起疼痛。壓迫痛部。反能止痛。不若胃潰瘍之壓迫痛部。反能增劇。無吐血。(未完)

臨病實紀 (響應陸君發布失治醫案)

徐瀛芳

內傷兼外感

西籍無此籠統病名。大致為神經衰弱。內分泌枯竭。兼肺炎性窒扶斯。

三女淑徽。生年二十四矣。體頗豐盈。向來無病。幼讀書家塾。治文言。往余浮沈部曹時。徽依母鄉居。余南旋後。閩井灰燼。避地南昌。民國十九年春。徽侍母來同居。家庭團聚。茫茫浩劫中。差堪自解。徽先許字王壻樹華。其年長徽三歲。王氏亦故家。兵燹後。田廬無存。人亡過半。流離在外。服務江西公路處。督治橋梁工程。二十年秋。與徽結褵。雖歷一年有半。而靡盬不遑。同居者綜計不及四月。徽僦屋鄰母家。空房獨守。書卷鍼黹而外。惟與諸弟妹往來談嬉。精神若無所苦者。去秋

生男二日而殤。甫逾二十日。夫又大病月餘。自此體稍瘦。本年（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上旬。弟妹等四五人。及鄰婦三人。先後感染時邪。頭痛發熱。或稍畏寒。亦有略嘔者。與蘇葉荊芥穗陳皮厚朴等一二小劑。甚或用麻黃。無不愈者。五日日晡。微因事外出。薄暮歸。至八日晨。體覺不適。頭痛食減。而行動如常。九日亦然。次日開始服藥。茲將病歷臚列如後。四月十日。體不快。頭痛惡寒無汗。自覺不甚發熱。舌清不渴。食慾不振。請示方。余本憂患之餘。兒女衆多。以爲亦不過通行病耳。未診脈。卽疏麻黃湯與之。麻杏各三錢。桂枝二錢五分。炙甘草一錢。時爲清明後五日。氣候猶寒。尙御重綿也。十一日。狀如前。未出汗。令仍服前方。得小汗。

十二日。仍不快。稍倦怠。頭痛微熱。小便極短。大便十日未解。腹脹。膈間不舒。痰不易出。舌苔略黃。脈100至。沈而不實。依傷寒例。尙未可大下。因素習便閉。今已十日未更衣。腹脹脈數。又在汗後。遂處大承氣加桃仁湯。硝黃各三錢。枳朴各二錢。桃仁二錢五分。服後解稀糞四次。其用硝黃稍重者。因平日服清寧丸三錢。大便尙不動故。

十三日。胸悶痰板。小便短。舌色淡。脈84至。沈弱。尺稍滑。余疑此病棘手。姑以其年盛。下後脈弱當無妨。從痰溼論治。半夏瓜蒌子茯苓絲瓜絡各二錢五分。菖蒲桔梗陳皮各二錢。通艸一錢五分。薄荷一錢。炒黃連五分。

十四日。痰仍板。小便短赤。舌苔薄白而稍乾。脈98至。沈弱。又此病自始至終。口不渴。氣甚清。余心益疑之。以南中蘊溼。每釀大患。今溺旣短赤。應予清利。兼祛痰飲。半夏茯苓杏仁車前子各三錢。貝母梔仁黃芩陳皮麻黃。（取其利尿兼開上竅之義）各二錢。甘草一錢。

十五日。病不減。連日食少。微似洒淅。脈98至。虛數。手按皮膚。不見發熱。跌微腫。余甚慮此病濡滯。恐前藥太涼。膀胱氣不化。去秋產未彌月而侍夫病。或稍兼宿疾。用五苓散加減。茯苓猪苓赤小豆瓜萹各三錢。澤瀉桂枝桔梗半夏各二錢五分。一劑尿漸通。

十六日。痰多食減。其母云。徽近夜準期發熱。恐兼瘧邪。余亦疑此。用外臺牡蠣湯。以炒常山易蜀漆。加草果厚朴檳榔。服後吐清痰和藥汁二次。是夜仍發熱。惟一人獨居。不知其熱度高下也。（後思此方似錯。應以正五苓散方再進。）

十七日。溺仍短赤。舌中央微現暗黃苔。脈92至。沈弱。聞近日值經期。汛來已止。處青蒿澤蘭茵陳蒿瞿麥穗赤芍藥各二錢五分。赤茯苓三錢。牛膝桃仁丹皮歸鬚各二錢。甘草稍八分。服後腹中微響。

十八日。大便又已五日未解。小便短赤而濃燥。咳痰較甚。耳微聾。行動尚如常。脈82至。沈數。稍兼滑大。擬通降肺氣而兼豁痰。處旋覆花紫苑赤小豆各三錢。桑白皮杏仁青蒿澤蘭各二錢五分。瞿麥穗歸鬚各二錢。遠志一錢五分。甘草稍八分。此時外邪未淨。已覺虛不可攻。欲召其夫歸。則以牽於公務。不無瞻顧。姑令其移入母室。以便中夜有人看護。是夕竟通宵不寐。咳聲深沈。痰結不出。喉音如破。余午夜隔壁聞之。大爲恐慌。何以又顯內傷若此。躊躇莫得其因也。

十九日。咳稍減。自云頂間如有飛機無數。終日震耳。人言則不能聞。又覺左耳有蛙。右耳有蚱蜢。甚以爲苦。舌紅豔無苔。脈90至。沈弱。處阿膠珠北沙參紫苑各三錢。西洋參天冬寸冬款冬花甜杏仁各二錢五分。川貝母當歸各二錢。廣陳皮一錢五分。遠志肉一錢。外用吳茱萸五錢。生附子一枚。研末。醋調敷兩足心。是夜咳嗽竟止。而敷足藥經夜尚不甚乾燥。

是日雖能獨自行走。而向其母哭三次。自云病不能起。略及身後事。欲電告其夫。又恐匪區歸不易達。請余裁奪。家人只將此意告余。至悲哭事。則沈篤時始知之也。

二十日。見劇咳止方喜。而脈92至。虛數閃爍。檢溫。午前九時39度。午後一時41度。日晡兩顙發赤。痰稀不易出。食少。小便如前。兩耳尙聾。內傷外感兩象俱急。而虛損似猶較重。處炒白芍青蒿阿膠珠絲瓜絡野百合各三錢。生牡蠣四錢。川貝母廣橘絡菖蒲各二錢。炙甘草一錢五分。海蛇三兩。煮水煎藥。日晡漸起神經證狀。云鬼向之攪擾。自令人速鄰翁歸。爲之畫符。請余出休息。謂余在室內。鬼卽向之加厲。明日須停藥。卽服亦不驗等語。

二十一日。黎明起。神尙清。扶出庭院。引鏡自照。謂不類人形。必不起矣。然肌肉猶未脫也。早七時。脈90至。沈虛。右帶結促。檢溫。午前均爲40度。脣上見血痂。舌難盡伸。餘象如故。午後如狂益甚。忽起立。云與鬼約。將去矣。抱持之方止。夜甚恐懼。起臥俱喚母保抱。徹宵不寐。處龜板生牡蠣各四錢。西洋參三錢五分。阿膠酒白芍天門冬絲瓜絡野百合各三錢。川貝母二錢。遠志炙甘草各一錢五分。炒川連五分。海蛇三兩。煮水煎藥。夜服至寶丹二九。痰易出而又略咳。

二十二日。脣上血痂愈甚。間作謔語。恐怖猶昨。他證亦未減。舌鮮嫩帶胭脂色。而無纖苔。日夜不眠。又似溫證較重於內傷也者。脈午前六時94至。沈虛閃爍。午後四時92至。兼結促。檢溫。午前六時39.8度。午後四時39.5度。處白芍阿膠寸冬龍骨生地各三錢。生牡蠣鱉甲各四錢。紫草銀花玄參各二錢五分。菖蒲五分。炒川連一錢二分。炙甘草一錢。雞子黃二枚。急電貴溪工次。促其夫歸。

二十三日。沈默少言。自云已無鬼矣。此後神識清而語漸含糊。耳聾小愈。舌伸僅能抵齒。中心漸帶褐色。津液未乾。過午則脣上時時出血結厚痂。痰轉稠延。或爛肉狀塊。不易吐出。經數分時咳一聲。筋惕肉瞤。起臥不寧。目常上視。腦證悉具。危象畢呈。脈午前七時88至。虛數結促。午後四時100至。體溫午前七時39度。午後四時39.5度。雖知其不可為。而不忍坐視。姑處白芍生地銀花各三錢。紫草丹參玄參各二錢五分。酒芥一錢五分。酒炒大黃五分。每進一杯。隨時緩服。斯時熱已外露。捫之烙手。夜進白虎加生地玄參半夏牡丹皮一劑。從此盼夫情切。晝夜不交睫。自謂非夫歸。服藥亦無效。貴溪至南昌。平時兩日可達。而道路梗塞。竟需四日。據鄰婦云。徽前此每夕非子後不眠。常篝燈讀書。或作手工。病起前半月。只食米四升。余檢書堆中。且有紅樓夢小說。至是始知其內傷實有由也。

二十四日。證象如前。指如撫絃。須人把握。脈午前八時96至。沈虛結促。午後六時同。體溫午前八時39.5度。午後六時40度。無藥可用。僅服紫雪三分。溺黃黑而濃臊。但頗長。日只一次。大便久未解。腹漸滿。坐入甘油錠二個。僅出糖糞少數。夜臥朦朧中。驚呼其夫被匪擄。椎胸大哭。神明雖憤而不甚亂。

二十五日。清晨。令人扶至鄰人所供佛龕前。跪地三上香。祝曰。吾夫存亡。神必知之。扶之歸。目日夜視門際。其母云。徽病發前二日。接婿書。中作危詞。言若不他調。此生恐難相見也。故刺激如是。脈早六時87至。錯亂空虛。午後七時95至。結悸。體溫早六時40度。午後七時40.3度。視紙上字已不能辨。肌肉一宿而遽削。父子之情。勉作破釜沈舟計。處白芍銀花紫草玄參生石膏各三錢。甜杏仁二錢五分。苦參丹參各二錢。川貝母炙甘草各一錢五分。酒炒大黃一錢。意以神經既無藥。

可治。而時溫則血中必有毒質。此亦理想中之清血劑也。入夜。目不上視。而靈動作流波狀。左右轉盼不息。

二十六日晨。其母謂之曰。汝此狀太苦。壻恐有特種障礙。難面訣。汝可勿待也。尙領之。自是目漸下垂。唇無血迹。痰如稠膿。而有韌性。不能自吐。又咳出瘀血混合膿痰之球三顆。胸腹上出白痞如黍米大。雖透明。但隨時枯燥。已知一切絕望。蒸猪肉清湯飲之。盡一小碗。問對余有何言。曰無之。午間交睫睡一小時。壻適至而醒。微對之作悲笑容。問何來遲。且多瞋恚語。而音不甚可辨。自後不復言。漸入昏睡狀態。面色戴陽。手足瘳縱。頭亦振顫。午後脈七十餘至。雀喙無根。因筋肉震動太甚。不能確數。體溫⁵40度。進西洋參二錢。寸冬三錢。銀花二錢。鬱金四分。甘草八分。化下琥珀抱龍丸。勉盡人事。入夜頭上大汗淋漓。脈百餘至。湧沸無度。請某醫士來商。乃援渠昔治一婦憂鬱失神之驗案。定一方。天竺黃川貝母各二錢。生石決明五錢。枳殼蟬蛻廣皮遠志各一錢五分。菖蒲柴胡丹皮通艸各一錢。川芎戈製半夏各五分。牛黃清心丸二顆化服。無效。痰聲呼呼竟夕。

二十七日。壻不忍。用參湯灌之。已難下咽。呼之尙解強吞。清晨余聽診心臟。百三十二搏。震動強烈。而脈爲百一二十至不等。湧沸凌亂。肺部作粗疾呼氣音。一似無數管竅皆開張者然。體溫四十一度九分。猶呼母妹示作別意。十二時許。面變晃白。肢漸冷。肺部極熱。便溺迸下而逝。壻謂徵文理長進。與渠信百餘通。多效時尙作語體。每歸必自搜出焚之。出最後一通。爲病作二日前所覆渠者。大意言。他人享重薪。服輕務。吾輩享輕薪。服重務。以我爲難民。見慣匪兵。而故調入匪域。吾輩可憐之人生。居此惡濁社會中。何得重見天日。若欲棄而去之。我亦甚願。並囑其守三五日互寄一書之約。萬不

可少等語。余大驚惋。而思鄰婦之言爲信。至是內傷之原大明。不祥之讖早露。而前此方藥。皆爲枉用矣。嗚呼。微自恥年長所學不深。家庭飄泊。無人指導。其質屬神經。性情沈敏。富於感想。欲以堅苦戰勝環境。乃發憤獨學。復值離亂生涯。零丁寄食。使夫日蹈危地。冒險以逐稻粱。夢魂驚擾。沈思無告。日夜煎熬其精髓。雖父母密邇。亦不稍露心中蘊結。詩曰。「女子善懷。」「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五日爲期。六日不瞻。」古思婦之感念勞人。尙不能方茲十一。夫此之所謂內傷者。乃勞腦太甚。神經衰弱。遂致過敏。過敏則益勞。從此而呼吸消化泌尿等臟器。均起障害。內分泌亦漸枯竭。虛損焉得不成。此之所謂外感者。雖不全似腸室扶斯。(溼溫)然按中法。總屬傷寒範圍。亦爲一種急性熱病。逮肺與腦皆傷。則更內外混一。真元先虧。猝膺大邪。夫豈復有生理。今仍故爲紛歧參錯。以設疑治數條。聊備醫林研究。或能窮出真理。俾日後類此之善女人。得多享人生幸福焉。

(1)初起但覺怯寒。舌清。後頭部痛。時作呵欠。又素多痰。即用補藥多表藥少之例。(喻氏曾有此論)處桂枝湯加黨參黃耆白朮附子大劑。必能助陽解肌。或用麻黃附子甘草湯發表。甚且繼以附子湯或真武湯。但施之青年婦女。都會穢熱。開始卽認陰證。實不多見。是否中病。雖脈屬陰象。對於素來無病之體。亦未敢恃爲確憑。

(2)當聞頂上飛機聲震擾時。耳雖聾。神尙未昏。已如喻氏所謂真陽上脫。卽用介物潛陽。兼滋血液。而瀉相火。或用六味地黃湯加附子陳皮。然於外感又難兼顧。且二三日後所用之龜鱉龍牡。何無寸效。且有陰濃誤事之嫌。

(3)開始用參蘇飲。加減之和平補散兼用方。以觀其變。續方或用逍遙散略參歸脾湯意。以和養氣血。舒暢神經。而於

自始至終之小便短赤濃臊。以虛證論。待其自行復常。（大抵腎臟已起變化。非藥力所能恢復。）但於青年初病。當時既不知其精神蘊結。若轉方即拋却外邪。似亦非法。况兼急性肺炎。尤未可遽用溫補。

（4）疑此證原非極重時溫。實由天行感冒為誘因。全因思慮傷神。急成勞損。（此例儘多）故第三週之熱度弛張不甚。頗似肺癆之消耗熱。赤尿本有虛證。若西法檢驗。或有蛋白質。但觀後半期之脣結血痂。末日之胸腹上發白瘡。何竟與重篤溫證無異。

（5）此病主眼。始終在脈沈弱而數。小便不利。厥後神經起異狀時。即係尿毒運輸入腦之自家中毒證。其小便所起之障礙。恐為腎上腺內分泌枯竭。致腎臟亦生變化。本非利尿所能了。惟中間未曾多服五苓真武。不無疑悔。否則或須求諸黃耆血餘之類。尤為當時意想所不到也。無聊之想。錯亂可嗤。

（6）某醫士事後閱此案。以為開始怯寒頭痛時。但用秦艽桂枝川芎當歸製半夏廣陳皮等輕劑。以疏達其神經。兼具行瘀祛痰意。以後因病體虛。補劑在所當用。所見何如。

（7）此病按西說。則謂外感者。為流行性感冒。抑為腸窒扶斯。非檢查細菌。不能確斷。蓋脣結血痂。胸發結晶性粟粒疹。（白瘡）甚似腸窒扶斯。而始終舌無厚苔。則不似之。肺炎當為混合傳染之併發證。而何以始終未嘗一質證於西醫。蓋彼方在此間之執業者。其詣力設備。與夫誠毅縝密之衷。果否能壓吾人之希望。蓋有不敢言者也。由今思之。即使檢出病原菌。而此本實先撥之病者。專用西法治療。轉歸能否佳良。

按此病即使治愈。若非改善情境。雖不死於斯時。亦必死於他日。此就明瞭原因後言之也。但此等病情。不易偵察。若未得病情。亦無怪處方之等於射覆。國醫改進。須破除自欺之習。從來醫案。要皆紀其治驗。而諱言其不驗。今特質直備記。未知視羅謙甫強湊不切支辭。汪石山動演五行生剋。寓意草之矜言神悟。半聘空談。臨證指南之膚泛雷同。冗濫摭拾者。爲何如。與夫文人學士之壙誌小傳。紀行述哀者。又何如也。並世扁盧。幸辱教之。

附註一 死者人學頗短。或先天抵抗力原弱。又寫字筆畫極枯燥。均爲不壽之徵。孫真人所謂大醫習業。須通諸家相法。蓋亦可資參究也。

附註二 此病自初起以至加劇。脈俱沈弱。口不渴。手捫不覺甚熱。十日不大便。而所下只稀糞。小便短赤。清利無效。已慮其有正虛之象。祇以年富素健。未必遽變非常。開移入母室之日。病猶未劇。向其母云。一月以前。姨丈來省。我以便秘屬診。彼尙謂我無病。第教食滋潤品。今病方數日。父親遽謂我虛何也。可見彼時。病者亦不自虞其元氣虧損。此語於死後始聞其母述之。

醫案（續）

陸淵雷

范先生 曾數次痰中帶血。服藥已愈。胸廓外形甚健康。惟脈太數。舌裂手顫。應有肝鬱。然自言無拂逆事。信是。不過止血涼血矣。

丹皮一錢 茜根二錢 參三七五分研末冲 白芍三錢 炒小蘗三錢
 生地五錢 黑荆芥七分 乾薑八分炒黑 炙草一錢

蘇梗二錢

周先生 腸中阿米白未盡。又不慎於食。致泄瀉。服對食灰稍可。今舌質甚絳而苔白。脈弦。其不寐當亦是胃腸不健使然。

川連五分 太子參三錢 查炭三錢 淡苳二錢 姜夏四錢

炒穀麥芽各三錢 乾薑八分 陳皮二錢 炙草八分

防風錢半 炒故紙三錢

夏先生 服黃連湯後。頗能不吐。前昨又發。臍下起衝逆。舌色仍淡萎。津多脈遲。

陳皮三錢 太子參三錢 乾薑一錢 丁香一錢 桂枝二錢

淡吳萸錢半 姜夏五錢 赤白芍各二錢 枳實錢半

竹茹二錢 雲苓五錢

金夫人 吐不止。雖大便不通。然脈濡細。舌清潤。非可下者。止吐兼利濕可也。

老蘇梗二錢 醫生負責藥舖照配 生半夏洗去滑四錢 茅白朮各二錢 桂枝二錢 雲茯苓五錢 枳實二錢

炙草一錢 生薑五錢

羅老太太 得柴胡桂枝湯。胸滿略減。惟稍勞動。則喘如故。色脈是腎虛。補腎可以平喘。但不能除根耳。

菟絲餅三錢 白芍三錢 沙參三錢 綿杜仲三錢 柴胡錢半

姜夏三錢 上肉桂五分 雲苓錢半 川貝三錢

炙草一錢 蛤蚧尾一對研末冲

曾先生 欬嗽三箇月不已。晝劇夜靜。晨起逾時輒失音。經夜間休息乃復。可見病宜靜攝。脈甚數。舌質絳。頸旁有淋巴腺腫。證象甚似結核。惟體格非勞瘵質。調養得宜。似可全愈。

麥冬去心四錢 款冬炙二錢 川象貝各二錢 瓜蒌二錢 乾地黃五錢

杏仁三錢 海帶洗去鹹五錢 丹皮錢半 紫菀炙二錢 桔梗一錢

昆布洗去鹹五錢 赤芍二錢

炙百部二錢 炙草八分

李先生 癩從四月以來。共發三次。發必在睡眠時。癢擊不自知。約半小時而復。脈弦。舌稍萎。此病不易愈。

製南星三錢 當歸三錢 淡芩三錢 姜夏五錢 乾地黃五錢

赤白芍各二錢 全蝎錢半 炙草二錢

中醫新生命 第十四號 治驗

三二

徐先生 苦失眠年許。先是服滌痰逐瘀之劑而愈。今脈遲細。舌乾略萎。宜參溫潤。其咽腫得酣寐當自消。

生炒棗仁各五錢 當歸二錢 姜 夏四錢 知母二錢 白芍三錢

秫米四錢包 硃拌茯神五錢 生白朮二錢 黑附塊二錢先煎

柴胡一錢 綿杜仲四錢

陳先生 勞心少動。體弱。昨偶服人參再造丸一顆。甚不適。此或本有外感。得補遂劇耳。今微熱而指尖微冷。

桂枝錢半 蘇子二錢 炙草一錢 赤芍二錢 萊菔子三錢炒 小生地四錢

生薑銅元大三片

劉寶寶 口中白處稍低陷。發惡臭。是壞疽將脫落之故。咽頭只略紅。

炒荆防各一錢 赤芍三錢 桔梗錢半 炙僵蠶三錢 當歸二錢

甘中黃錢半 淨銀花三錢 連翹錢半 木通八分

汪先生 病十日已來。身熱汗多。泄瀉清水。胸腹時悶。舌尖絳而無苔。脈濡而大。此濕溫已成。不能速愈。

葛根三錢 小朴炒一錢 藿梗二錢 川連五分 茅根二錢

佩蘭二錢 淡苳二錢 苡仁五錢 柴胡錢半

姜 夏三錢 赤芍四錢

顧先生 平時易致食積感冒。舌苔常膩。脈甚遲細。是胃腸心臟營衛俱弱。昨大便見血甚多。當是直腸血。

伏龍肝一兩包 淡 芩二錢 炒槐米四錢 冬 朮二錢 白 芍三錢

地榆炭三錢 乾地黃五錢 炙 草一錢 黑附塊二錢先煎

炒麥芽三錢 生內金三錢

姚先生 髓骨於睡夢中劇痛。寐愈酣。痛愈甚。天愈熱。亦愈甚。脈遲舌厚而白。應是水氣。

赤白苓各四錢 茅白朮各二錢 炙 草一錢 赤白芍各四錢 乾 薑一錢 黑附塊先煎二錢

當 歸三錢 澤 瀉四錢

又診 腰酸痛與苓薑朮甘芍草附合劑。痛處頗差。而新加齒痛。是上部不耐溫藥。舌白膩。

赤白苓各四錢 乾 薑一錢 澤 瀉四錢 蒼白朮各二錢 炙 草一錢 杏 仁五錢

杭 菊三錢 竹葉三錢（未完）

父病獲愈記

陳渭濱

（一）前言

今年上春。二月底的時候。家父先由便血。繼患消渴。一病數月。到現在才獲得原有健康。當病狀最劇烈的時期。幾幾乎

一線生機。都無希望。作者在四面楚歌之中。真是無法可想。在無可想法之中。急來抱佛脚。竟要求我的函授老師淵雷夫子救救命。當蒙夫子具慈悲心腸。慨然俯允。如是在函電交馳中。開了問病的新紀錄。家父的病體。亦就在夫子熱心負責診治之下。漸漸的全愈。飲水思源。不知要怎樣感謝我的老師才好。家父的病狀。其中寒熱錯雜。苟非見證真確。決無良好的效果。頗有一述之價值。作者不敏。運用一枝秃筆。把他忠實記載起來。至於文思枯陋。字句不通。亦就不暇計及了。

家父年近花甲。於二月底患便血甚劇。每日二三次。服涼血止血等藥不效。以致精神萎頓。全身貧血。特甚。致宿疾「消渴」。又有乘機竊發之勢。證狀極為惡劣。險象環生。不得已至忠堂就方醫生診治。作者因職務關係。不克前往。由堂兄陪同至該處住診。作者醫學知識極膚淺。在此惡劣環境中。真是走頭無路。迫不得已。始於三月八日。快函懇求淵雷夫子拯救垂危之老父。當蒙俯允。指示此病之見解。及治療之方法。當病狀凶險之時。為郵程所限制。竟拍電問答起來。茲謹將當時實在情形。及夫子處方之經過。述之於下。或亦為臨床之一助。

(二) 治療之經過

第一次函。懇求賜方。及報告病狀。函長節錄於下。

(上略) 家父三年前曾患消渴病。雖經治愈。但於去歲痔血發時。又有復發之勢。近來雖痊愈。總未完全恢復康健。三月初。痔血又發。迄今已八日。每日平均下二次。未下之先。腹脹。似出恭狀。及登廁。則脫肛。(脫肛平常亦然) 血出如注。

色鮮紅。精神疲倦。全身患貧血狀態。右脈洪數。左脈平浮。胃納不佳。宿疾（糖尿病）又有兼發之勢。心慌。得食則安。現服滋陰兼涼血之類。如生地、槐米、地榆、側柏炭等類無效。伏乞夫子迅賜鴻方。以救垂危之家父云……（下略）當蒙賜諭。並第一方。謹錄於下。

「痔病無法除根。西醫割之。幸而除根。不幸或致危及生命。今可覓鮮石菖蒲之根。與白花百合二物。約等量。銅石器（忌鐵）中搗爛。塗嵌於患處。夜間用軟帶繫好。晝日起床則去之。如此連塗多夜。可數年不發。已試多人多效者。內服止血藥。可用金匱黃土湯加味。

伏龍肝包一兩 乾地黃五錢 白朮三錢土微炒 黑附塊三錢先煎 淡 芩貳錢

真阿膠三錢他藥煎成去滓後入烱 炒槐米五錢 地榆炭貳錢 百合三錢 歸尾三錢

消渴或屬石膏劑。如人參白虎之類。或屬八味丸。尊翁似宜八味丸。可向杭州大藥舖買（金匱腎氣丸）（即八味丸分量稍異者）四兩。每早晚開水送下二錢。漸加至四五錢。服完四兩。看有效。則再服。可與黃土湯一日中相間服也。

渭濱謹案。當十四夜。接奉此方。因家父病證轉劇。乃於十四晨。至去年診愈消渴病之方醫生處醫治。故此藥未服。設當時趕至該處。將此方煎服。恐無以后如許危險。此皆作者學識經驗俱無。因循致誤。書此懺悔。以儆將來。接前示於十五日。再函求指示此病有無危險。及最近治療之方。函長節錄於下。

昨夜接奉示諭。拜識一是。家父痔血。迄今已十餘日。猶未稍止。故疲瘁不堪言狀。昨日晨（十四）乃坐船往忠堂方醫生處診治。（去歲之糖尿病係此老診愈）如能見效。則在該處留養數日。以便復診。如不能見效。即須回轉。生再將夫子之方與服。以冀萬一之望耳。（中略）近日病狀。痔血每日下二次。（無糞）早晨一次。晚上一次。精神疲瘁。十三夜起。不能起床。勉強坐起。即頭重脚輕。心煩作嘔。嘔非乾嘔。嘔一二次有痰。全身貧血。食欲不振。通宵不寐云……（下略）

此函去後。旋接夫子第二次來函。謹錄於下。

照今日來函所述。病已入危途。黃土湯雖不能根治痔。但爲便血之止血聖藥。速服之。且須加重。所加（改量）之量如下。

乾地黃改生熟地各一兩。黑附塊改五錢。真阿膠改六錢。另加龍眼肉一兩。大劑速服。否則日內即防虛脫也。若胃口能下。不妨一晝夜二三劑。

此時若無消渴症。或雖有而不甚。即不須服腎氣丸。否則藥雜力分。不利救急。

養陰劑亦可愈消渴。（倘小小消渴可試飲桑芽茶）但腎氣丸中。地黃山藥。須知養陰之力亦厚。不必疑衝突也。

渭濱謹案。接前函除懇求賜方外。仍問其腎氣丸與養陰劑有無衝突。因家父前年所患消渴。乃服人參白虎之類而愈。此次之消渴。乃服腎氣丸而愈。俱見夫子學識經驗。誠屬高人一等。有堅拔不移之勢。濡筆至此。心中充分景仰。三月廿

二日。再函懇賜方。函長節錄於下。

（上略）家父至忠堂診治。至廿日仍無的確消息。乃將夫子之方。帶往該處探視。以便相機進服。至則見病已轉機。痔血已止。故夫子之方。未與服。（中路）近日病狀。除痔血已止外。仍精神疲瘁不堪。不能久坐。兩耳轟鳴。肌肉消瘦。似渴非渴。似飢非飢。每日飲西洋參水。及葛粉藕粉。夜則飲西洋參水。食須配食。否則必吐盡。夜能小寐。小便頻增。全身貧血。伏乞抽暇俯賜鴻方。（下略）

此函去後。旋接夫子快函。謹錄於下。

「照所述情形。其血止恐是身中血量太少。血管自起救濟收縮以止血。非藥之力。果爾則病若可爲。（爲其能自救濟也。）

黃土湯止便血。吾試過多人。皆效。皆無後患。雖有復發者。再服即再止。無須疑懼。若血再下。速服之。苟病人有所疑。不肯服。只好聽其服所信之方。即不必再來問。吾無暇作無益之信。弟爲人子。亦何忍以父病作空討論乎。現今病狀。可用補中益氣。仍宜加薑附。否則不免於危。

生 薑一兩 別 直三錢另煎沖 柴 胡一錢五分 乾 薑一錢 當 歸二錢
生熟地各六錢 升 麻八分 白 芍三錢 白 朮三錢 陳 皮三錢
黑附塊三錢先煎 炙 艸一錢

懷山藥五錢

渭濱謹案。接奉此諭後。知家父之病。仍極危險。乃向上峯請假。往忠堂探視。並一方面再函求夫子。以胃呆腎氣丸仍能服否。並盼電示。至則檢視前醫之方。仍從人參白虎兼石類鎮攝之劑。當即設法坐船返深。而夫子覆電亦到。謹錄於后。

「深渡陳渭濱。倘胃呆。可將腎氣丸煎服。餘函詳。雷儉。」

此時期中。乃家父病狀最危險之期。作者已堅決意志。決定將夫子之方煎服。又因自己心神無主。乃邀好友仲君商議。決遵守夫子之意。而稍異其劑。並一面電告夫子。請示機宜。是否適合症狀。茲將該方並電稿錄后。以明真相。

藿山斛一錢五分米炒 當歸身三錢 瓜蒌仁一錢五分 正抽薹四錢 生熟地各四錢

淡附片一錢五分 淮山藥四錢 生白芍二錢 乾姜一錢 別直西洋參各一錢

陳皮一錢五分 炙艸一錢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服補中益氣。去升柴朮。加藿斛萸仁。服二劑。大便獲解。精神轉佳。苔白厚無津。口渴心煩。尿多無沫。脈細數。分鐘百至。此時服腎氣丸否。或另換藥方。懇電詳示。渭。

此電去後。未見覆。而家父病情。仍無大進展。乃於卅一日又函夫子。大意謂。「補中益氣腎氣丸。相間服。服藥後。精神轉佳。舌尖略化。苔仍白厚而燥。無津。渴飲仍然無度。小便多。無沫。有異氣。解時小腹脹。〔如尿急狀〕而難下。大便又未解。似欲解而不下。胃納略佳……」

當日病情無大出入。至翌日（一日）又拍奉一電。照錄於下。

「上海姑嶺路人安里十一號陸淵雷。服補中益氣腎氣丸。舌燥無津。尿多腹脹。大便欲解而塞。用何法。乞電詳。渭。」此時服補中益氣已四劑。並於第二劑即全用夫子之方。並加荷蒂一枚。服二帖。大便不解。乃仍將荷蒂棄去。後接夫子電。始知荷蒂乃止瀉之品。而敵友則云荷蒂有升提之功。故用之不疑。其大便不解也。宜矣。可見醫學之深。決非管見所能夢及。同日下午接夫子電示。謹錄於下。

「深渡陳渭濱。致燥或由心理。或由丸中肉桂質劣。今可兼用西洋參。生山藥。知母代茶。分量可一三一比例。山藥打碎多煎。雷東。」

夫子於接到作者之函電及方後。乃又蒙電示敬錄於下。

「深渡陳渭濱方中速去荷蒂。此物澀便。萸皮改萸仁三錢。打如此可望通便。雷。」在未接此電以前。因大便數日不通。欲解而塞。乃另用番瀉葉三錢。別直參三錢。另煎服。大便雖通。但氣虛致脫肛不能收攝。此數日已來。病已略減。舌苔仍燥無津。雖日服補中益氣腎氣丸。終因證狀凶險。未有顯著之進步。至六日乃奉到夫子之示諭。敬錄於下。

「病狀是上熱下寒。石膏劑可用。因胃納不佳。須參消導之品。擬方如下。至於豫後。雖不必絕望。但病勢至此。總甚危。又况未能目見。頗難下斷語也。肉湯淡菜淘飯。可吃。但飯須拌唾液。若淘

飯則咀嚼不足。唾津之拌不透。影響消化。不如湯與飯分食。勿淘爲佳。（吃口飯嚼了嚥下再飲湯再吃飯）白朮與便糞不甚妨礙。不必去。若大便難。不妨兼用灌腸法。或納甘油錠於肛內。（兩顆每顆約如一節指大）既服此方。則腎氣丸補中益氣俱可停服。

生石膏打一兩 生 耆三錢 澤 瀉三錢 炙 草一錢 西洋參二錢另煎沖和

當 歸二錢 雲 苓三錢 上肉桂五分研末丸吞 懷山藥五錢生用打碎 白 朮二錢

丹 皮二錢 知 母三錢 萸 肉去核淨一錢八分 製附片一錢八分 陳 皮二錢

枳 實二錢 蘇 梗二錢

涓濱謹案。觀此方。乃係寒熱並進之法。證狀是上熱下寒。前醫進苦寒之劑。後醫進甘溫之劑。均屬偏執已見。蓋市醫大多數均泥於古法。墨守陳規。無怪中醫無進步也。此方彼輩閱後。竟大搖其頭。謂有熱有寒。蓋譏其無法度也。彼輩陳腐顛頂之頭腦。殊足驚人。家父服此方後。病情即大有轉機。事實勝於雄辯。以後即緘口不言矣。在此過程中。仍將每日病狀。函稟夫子。請示消息。旋又接奉手諭。敬錄於下。以見一斑。

「吾前日快函中之方。係補中益氣腎氣丸白虎參合之方。可以多服。白虎爲救口燥。若舌白口燥已好。即勿用石膏。腎氣丸爲根本要藥。若肉桂佳。即不致燥。方中山藥須生者。須打碎多煎。

來函所附服後稍效之方。尙可。惟分量太輕耳。養解取其生津。炒過則自身已枯而無津。故不可炒。

荷蒂乃止瀉之藥。欲大便不得。而肛門脹。乃此物作祟。不知何所取而用之。可速去之。乾薑非要藥。桂附乃要藥。山藥須生者。藥舖往往用炒過者。須特別注意。

方中稍加消導之品。如枳實、陳皮、麥芽、蘇梗、之類亦可。

總之吾末次快函之方。現爲適對。若欲加減。則此函所說可爲參考。不必每日快信。徒亂人意。

遵夫子所教。服前方而自行加減。十餘劑後。精神甚好。胃納轉佳。口渴心煩。尿多種種現象。均漸次減除。似已脫離險期。乃再函告夫子。承其諭復。敬錄於下。

「疊接快信。因病情藥法。以前函電俱已說明。故不卽復。今服藥既大有轉機。儘照吾最後所論之方藥服食可也。心虛夢多。宜棗仁研四錢。遠志肉二錢。當歸二錢。茯神三錢。硃拌。加入對證方中。不宜柴胡。亦不宜加重肉桂。脫肛補中益氣亦可根本療治。急救惟有手塗油（凡士林）緩緩抬塞。

老人虛秘。番瀉番大黃芒消之類。俱不宜。宜萸仁柏子仁之類。必不得已。只好用脾約麻仁丸。丸中雖有大黃。因配合得宜。可無妨。」

如此進退數十日。病勢大減。舌苔白厚已退淨。口燥已好。惟消渴未愈。脫肛未收。乃專服腎氣丸。兼進補中益氣之劑。以冀全愈。奈久病之軀。恢復實不容易。又隔十餘日。有虛煩脚麻心慌等症。乃又函懇夫子賜方。茲謹將最後之方錄后。

生石膏八錢打 枳 實二錢 江西子二錢 生用花粉 四錢 知 母二錢 竹 茹三錢

炙草一錢 炒香豉四錢 太子參四錢 山梔三錢微炒勿焦 粳米四錢

以上湯藥。每日服。或間日服。看煩渴懊懣情形。自行增損。腎氣丸仍須服。須照金匱方。用上好肉桂。勿用桂枝。則不嫌燥熱。

渭濱謹案。此方服四劑。虛煩懊懣情形。漸次減除。乃不服。另仿補中益氣之意。加入血肉有情之品。以補氣血。腎氣丸以治消渴。經病魔包圍半載有餘之老父。亦就漸漸的走向康莊大道。

(三) 尾聲

家父之疾病。亦就包括傷寒今釋。及金匱今釋之數病。大約分析之。(一)屬於傷寒的。——懊懣——渴飲舌燥——(二)屬於金匱的。——便血——消渴——苟非見症真確。尤感無從措手之苦。彼守舊派之中醫。宜乎無法應付。作者除十二萬分感謝夫子外。並且得到壹種臨床上之教訓。尤盼讀者及同學諸君。有類乎此類之紀載。藉收他山之助。其中主症起因。似屬於便血。然血止則消渴隨之而發。舊醫謂之陰虧陽亢。今考家父之消渴。乃即西醫所謂糖尿病。其尿味甜。有白沫。與金匱今釋所釋者完全符合。以腎氣丸治之而愈。讀者可參考也。是中醫學亟待科學之整理。固已成爲不可磨滅之鐵證矣。

大黃牡丹湯治愈盲腸炎之實驗二例

賀壽康

(一)張長澤子。年十餘。讀書家塾。日常私食生冷食物。因患盲腸炎。右腹部持續疼痛。就診於姬姓老醫。醫進以普通治腹痛方。二貼。痛未稍減。後其母按得右腸骨窩腫硬成塊。以爲痞塊。大駭。(敝處痞塊病流行甚盛。治之殊難故也。)復就診於姬。訴其塊狀。姬亦誤認作痞塊。辭所已不能治。命轉請愚診。(愚因幾經治愈痞塊。稍蒙不虞之譽。)愚診得迴盲部疼痛腫硬。按之痛甚。腰不能直。右腿不能伸。便秘。食思減退。時或嘔吐。發熱面黃。舌苔黃厚。因謂其父曰。此非痞塊。痞塊在左脇下。而不痛。今在右腸骨窩痞硬而疼痛。是宿食積滯於盲腸部。誘發盲腸炎也。即作大黃牡丹湯。因無甜瓜子。依新醫學中藥治療法以瓜萋子代之。方用 桃仁二錢 大黃三錢後下 芒消二錢沖 丹皮二錢 萋仁二錢 服方瀉下未消化之食物三次。下後塊消痛止。諸證皆除。病竟霍然。

(二)趙萬益母。年八十八。素最壯健。正月初患盲腸炎。延沈姓老醫診之。與以腹痛套方。數劑無效。因請巫婆爲祝禱求神等妄舉。亦罔效。更延老名醫陳某。某亦如沈。痛依然。而纏綿月餘。患者已苦楚羸憊。其子因來訪。愚是否有法可治。詳詢病情。據云。月餘來腹部疼痛。拒按。不得安臥。發熱惡寒。食思缺乏。歷經巫醫。迄未見效。愚曰。是否滿腹皆痛。抑臍中臍旁。或小腹等之局部疼痛。則云。痛在右腸骨窩。按摩之覺有硬塊。愚曰。痛在盲腸部。乃盲腸炎也。是必有宿食停留於盲腸所致。因示以圖而詳釋其理。其子稱善。曰。母雖於去臘食黏稠米飯而發腹痛。但曾用黏飯炭服下。(食某物積即用某物燒炭消導之爲民間習用之法。)已下穢物。又經醫數下之。似亦無物積滯。愚曰。老人消化機能衰減。食不易消化之食品。即難消化。況最難消化之黏飯乎。是病雖經下後。但仍有硬塊作痛。殆飯下黏結停於盲腸。仍有未下者歟。其

子曰。母雖年老。猶然貪生畏死而欲服藥。因索方。遂懸擬大黃牡丹湯加味與之。方用 錦紋軍三錢後下 粉丹皮三錢 光桃仁三錢 糖萸仁三錢 元明粉三錢沖 粉甘草一錢五分 廣木香一錢後下 雲伏苓二錢 太子參一錢 綠升麻八分 服方下三次。乃硬結之黏飯也。下後痛大減。得安臥。食慾大振。但仍有發作性疼痛。原方減錦軍芒消桃仁丹皮各一錢。加炒於朮二錢建麴二錢。更下二次。而痛止病愈。

右二案。愚自謂幸中。固非敢貪天之功也。方亦平淡無奇。本無足取。但愚以爲整理國醫學術。必用統計方法。使之有系統。有歸納。方可以從事研究。國醫之特長在方效。既爲多人所承認。然方之憑設想而未經實驗者。綦多。非可遽認爲效方也。故凡我海內同人。苟能各以實驗之效方。作確實之報告。使得以百分率統計之。或可以得某種病之特效方藥。以貢獻於世也。爰不揣謏陋。冒然獻醜。或可以供統計之一助。倘蒙海內君子匡其不逮。不勝感激歡迎之至。

壽康附識



高星顯問

讀傷寒論今釋卷一第三六頁五六兩行。『……故論中唯有亡陽而無亡陰……』乃今春威海衛管理公署招考中醫試題內有一題云。『汗多亡陽。利甚亡陰。然汗多用白虎。利甚用四逆。其故安在。』弟子醫藥知識幼稚。對於該公署試題亡陰二字意義。百思莫解。讀大論無亡陰後。滋惑益甚。敢請示知。

答高星顯

論中雖無「亡陰」字。而「亡津液」則常見之。亡津液即亡陰矣。今釋體例。凡引前人之說。小有疵瘕者。往往不爲辯正。以免毛求。亡陽亡陰之理。上文廿四頁已經詳說。故於此不復說。亦不辯正山田也。

試題之意。或者見汗多者不必爲亡陽。利甚者不必爲亡陰。以隱駁俗傳「汗多亡陽。利多亡陰」之說乎。 淵雷

賀壽康問

1. 此二案斷爲盲腸炎。是否的對。(二案即本期治驗欄中張趙二案。)
2. 大黃牡丹湯所治之盲腸炎。生以爲是因宿食所起者。以其藥多具潤腸導滯通便消炎之作用。至於別種原因所發之盲腸炎。恐非此湯所能治。未知是否。
3. 第二案趙媪之盲腸炎。既已痊愈。忽於數日後兩下肢發生運動障礙。不知由于前次藥或有誤所致。抑盲腸炎之病

毒所侵。致發續發病耶。更或無關於盲腸炎而別有原因耶。不得其理。心殊不安。

淵雷答

1. 設非盲腸炎。亦是蚓突炎若盲腸周圍炎。數病中藥本同治。
2. 盲腸蚓突之炎。必因宿食若異物引起。故此方統治之。惟已膿潰者不可用。恐其穿孔故也。
3. 趙媼下肢之運動障礙。不局於右腳。而兩腳俱病。殆別爲一病。非盲腸炎之遺後。惟老人外貌雖甚強健。有病而變。往往不可測。若求全用藥。可大黃牡丹湯去消黃。以冬瓜子代甜瓜子。與苡附敗醬芍甘附子合方。附子量勿多。約二錢可矣。

課卷

腺體之研究（續）

孔伯毅

(乙) 睪丸——睪丸能製造精蟲。由鼠蹊部處以精索懸之。左右各一。在皮與筋膜組成之腎囊內。此腺係由曲細管與曲細精管組成。外有血管圍繞。而以結締組織聯合之。有一纖維層遮蓋腺質。而於細管間展開。與以扶托及保護。細管內襯有生發上皮。此上皮之細胞。即為精蟲生發之處。此項精蟲。當射精之際。經女性子宮而入輸卵管。即與卵巢所輸出之卵子相會合。而行受胎之作用。此腺能管外分泌及內分泌。其外分泌物。即精蟲也。

(丙) 副睪丸——此腺在睪丸之後及外邊。為一扁平腺體。係細管之回旋質組成。由睪丸細管連續而出。最後互相結合。為一總管。名輸精管。即睪丸外分泌之注射管也。

(丁) 精囊——骨盤內有兩小支囊。分居左右。在膀胱與直腸之間。各自發展。成輸精管之分支。而為貯精液之囊。並自生一種外分泌。以稀釋睪丸之泌液。精囊之排泄管。在每邊與輸精管聯合。此聯合之管。名射精管。此管經過在膀胱頸之前列腺。而與由膀胱出之尿道後段連接。精液由此點經過尿道前段。而泄於體外。

(戊) 前列腺——此腺甚小。但頗為堅固。在尿道後段與膀胱頸之前面及周圍。此腺係肌組織與腺組織組合而成。有密實之纖維囊及鞘圍繞。之此腺之分泌。經數小管而入尿道。與精液混和。而泄於體外。

(己) 尿道球腺——此腺在前列腺之前。其體甚小。分居尿道之兩邊。其分泌物於此處和入精液。由此觀之。則知男子所泄之精液。乃由數處所分泌之物質混合而成。非僅一種液體。睪丸所產之精蟲。一也。攝護尿之分泌。二也。精囊分之泌。三也。前列腺之分泌。四也。尿道球腺之分泌。五也。凡夢遺滑精之病。其所泄者。或為五種完全之

混合液。或僅爲後四種之分泌液。種種不一。

(庚) 卵巢——卵巢有二。在子宮體之左右兩旁。藉卵巢韌帶而與子宮體相連接。適聯於子宮韌帶之後層。血管及神經。均由子宮韌帶而入卵巢。卵巢乃結締組織纖維組成。包裹許多血管神經及囊狀卵泡而成之。每一卵泡中含有一卵。卵泡與卵漸大。待完全長大時。則卵泡乃移至卵巢表面。迨卵泡成熟時則破裂。其卵則由卵泡而出。經輸卵管而入子宮。復由陰道而排出於體外。裂開之卵泡內。有一種黃色物質。名曰黃體。平常於一個月內即萎縮而消散。其卵泡破裂後。泡內即充滿血液。此爲出血體。此出血體漸變爲黃體。而後又變爲白體。若爲已受孕者。則無白體之現狀。惟黃體常在。且漸增大。直至孕期之終。卵巢排卵。自發情期始。當此之時。其骨盤器官及乳腺。均次第成熟。始有月經。嗣後每二十八日排卵一次。或一次以上。卵被輸送於輸卵管。與精蟲會合。即能受胎。月經來時。有未受孕之卵。亦隨之而排出。經後如有交孕之卵。在子宮者。以後月經即停止。卵巢除分泌卵子外。且營內分泌之功用焉。(未完)



謝則仁君來書

淵雷先生大鑒。敬啓者。前讀上海國醫學院院刊。知閣下長學院教務。主張國醫須科學化。及讀大著傷寒今釋。真能以科學原理解釋疏證者。二千年之醫障。爲閣下一掃而空。爲後學之津梁。爲病人之寶筏。莫善於此。及讀金匱今釋。不惟科學化。真溝通中西矣。欽佩欽佩。弟因多病。讀醫後竟嗜醫成癖。雖僻處偏隅。且貧不能多得醫書。而坊間所有之本。大都讀過。惟愈讀愈紛亂。不止望洋與嘆矣。迨中西醫之爭。以無科學詬病。返而自問。實無可諱言。因又讀西醫籍。并生理病理解剖諸學。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缺。以此攻醫。始有真理可尋。方得門而入。二千年推崇無上之氣化。竟因此而置諸無何有之鄉矣。夫中醫之治法。實靈活異常。中醫之藥效。實經驗多而準確。而中醫之說理。實虛玄渺茫。不惟迷信氣化。且並近神化矣。世間凡百學理。非科學不能證實。求進步。中醫自不能例外。雖曰中醫哲學也。然哲學亦當以科學窮其理。致其用。萬不能如前世界之可以哲學二字相矜炫而自是自足也。其以保存國粹爲言者。不知世界進化之理之言也。此讀大著之所以相信爲空前之傑作。并介紹敝處諸人之購讀。（敝處現有十數人購讀大著者數年後醫風必可振起）再讀論醫集。知閣下對於中央國醫館之主張。查原草案條理詳明。（雖未採用。如日月經天。萬古恆昭。）如指南之針。可爲經。郭君之標準大綱。如行航之綫。可爲緯。惟其字句。確有可商。閣下逐條修改。則完璧矣。當時閣下如不因事阻其赴會。能對各理事言明通過。則經緯井然。從事整理。可逐漸進行矣。蓋科目者。卽辦理學院學校及私人自修者之着手處也。閣下主張不編纂教科書。誠是。蓋編纂真不易事。惟己不編纂。則習醫者之用書。除審查他人著作。合於科學者採用外。將吾國舊有書籍。如傷寒金匱。巢源千金。外台等等。以及選此種種之書。有系統研究。

而著書立說者。闡揚發展。以科學原理解釋疏證後。（如大著傷寒今釋。金匱今釋同）刊佈遵行。卽以此爲檢定醫師之標準。如經緯條辨指南等等。以及類此不識生理。不能以科學原理解釋疏證者。如其方果有效。可存。存其方可矣。其立說當刪除之。顧名思義。名爲整理。如是而已。不然。舊有醫書不能盡廢。卽不能不讀。中國醫書汗牛充棟。初學無識。欲其能擇善本讀之。恐不可得。能望其科學化乎。又讀六七兩月神州國醫學報。載中央國醫館統一病名草案。雖未載完。可知大概。龐雜蕪穢。不可卒讀。查葉君建議書。閣下任內科。觀宣佈草案。決非閣下手筆。閣下果真消極。任令其貽笑大方乎。夫中醫自宋儒倡性理。醫學爲一壞。自清代秦皇士葉天士等倡江南無正傷寒。揭發溫病之說。王孟英吳鞠通輩鋪糟歎醜。揚波助瀾。醫學又一壞。萋萋成錦。惡紫奪朱。於今日而論。可信讀傷寒者少。讀溫病條辨諸書者多。更可信讀傷寒者沉迷氣化。或口頭以科學相號召。實則不知科學爲何物者。實繁有徒。求其真能科學化。發皇古義。融會新理者。實寥若辰星。如此紛雜之中醫。欲急急統一病名。并欲得全國同意。誠爲萬不可能之事。中央國醫館現以科學整理醫學爲宗旨。誠爲切要之圖。以其濫引多人。不如慎選精通科學。精通醫理者數人。俾其盡量整理爲好。以其急急統一病名。不如先整理舊有醫書。以科學原理解釋疏證。使成科學化爲尤急。舊有醫書已先整理。趨向自端。士無二致。統一病名。何紛爭之有哉。雖然。天下事辦理成效與否。全係乎人。中醫存亡。在此一舉。當此一髮千鈞之際。閣下其可以消極乎。既爲他人夢之於先。有待達人補救於後。國家憲法。有例可援。經多數學者研究訂立。催行不利。尙有修改之時。國醫館設立伊始。立法更難。凡事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是國醫館之科目。今日以爲可行者。他日必將有更改之必要。

也。此亦文明進步必經之階級也。今日中醫人才不易得。如閣下卓越之才學。更不易得。望此後爲國醫前途計。如我佛以慈悲爲懷。普濟衆生。則國醫幸甚。冒昧陳詞。未審高明以爲然否。又函內有鄙劣不堪之處。因初此次通函。欲使稍知大概故耳。倘蒙不棄。暇時作答。當再進而研究傷寒金匱諸學理。餘容後申。肅此順頌撰安。弟謝則仁頓首。十月三日

某生來書

夫子函丈 尊處講義。次序整然。學之有階可升。絕無凌亂難曉之處。說理亦覺切實。絕無模糊影響之談。固甚善也。生素取作學生勿當先生主義。（實在亦是學力未到。）故前某處請我担任教員。并認編一科講義。我直說不敢。後口先生招我入醫專。我即應之。不過觀某處之教員有許多。其學力欲勝吾者。敢說一句不及。然而他們却居然以教師自任。可謂大膽。而外埠見名不謀面者。其心目中亦以爲其人真有本領矣。此種情形。此種人物。別的地方我所不知。若醫專一部分之教員。亦如某處之教員耳。此可知中醫教員人材之難得也。

□□□先生。其學識經驗。在□□中固有相當聲譽。欲覓一人與之比擬者。似乎沒有。故先應其招而入醫專。且葉天士人謂其身歷十七師而學始大進。是師說雖各有相左。實使我以此知優劣。知棄取。比之孤陋寡聞勝矣。生於此了解一種疑問。就是各人各推行其學說。各維護其聲譽。不肯取無我主義。如其主張與我不同者。腦中輒刻厭惡印象。以後無論他之立說。是否切當。却一聞其名。便排斥之。其實雖排斥而尙未知其好惡也。此專以感情用事。與學問無與也。此種

情形。生亦已見過許多人。不限於一人之靈性也。此亦可知世人皆執著。上古有至人真人聖人賢人。今則并賢人再降十級而不得也。

口夫子與 夫子學說。固不盡同。口夫子精於溫熱。而夫子則謂溫邪二字。無甚意義。其他學說不同者多。故口夫子對夫子素來亦持攻擊態度。且謂萬不可聽其學說。此恐亦如上文所述之情形耳。何以知之。生於醫專課卷。十之七用夫子學說。而被選者多。修業證書屢獲冠軍。今夏畢業考後證書雖未發。而許多同學謂第一。閱之口師亦云然。此亦可證明吾推測（感情用事）之不誤。（中略）專此。并請康安。生口口口上。 八月十日。

代郵

前接一信。署名似是一杭州一讀者。信中大意。囑本刊勿多登讚譽鄙人之信件。稱謂勿用「夫子」字。宜多載某種（記不真）文字。而不宜純文言。……經詳細讀閱。以無地址。未能函答。擬於編印時作答。將原信暫交誦穆。今問之。已覺不得。因就記憶所及。略答於此。凡雜誌皆有內幕中之目的。若謂賠錢賠力。灌輸知識於社會。雖不敢謂天下無此人。而鄙人則未之見。本刊目的。鄙人不敢作態扭捏。不妨明白招供。無非作醫學上之宣傳。則登載外來讚美信。較之憑空自吹者。面皮總覺薄一點。夫子之稱謂。本甚寬泛。不但學生對師。即屬吏對上官。亦稱夫子。不過舊式落伍罷了。此後囑誦穆勿用此二字亦得。若白話文與新式標點。鄙人未敢視為必要。一切學術道德。亦未敢籠統視為新好於舊也。

名以應之。如「小傷寒」「脫力傷寒」之等。病人反信服不疑。真可笑亦復可嘆矣。古書又載先熱後寒之瘧。今之中醫論瘧者。尙津津傳述。大談其臆造無稽之病理。鄙人治病多年。從未一遇。其理亦不可通。疑本是但熱不寒之瘧。汗出熱退後。裏衣汗溼而體溫已復常。溼衣在身。病人自覺凜寒。非真寒也。

瘧之原因。內經舊說。以爲「夏日受暑。藏於皮內。入秋又汗出遇風。或因浴得水。邪氣與衛氣併而相爭。晝夜出入。以作寒熱。」又謂「邪氣客於脊。或日下一節。或日上一節。故瘧作有遞早遞遲之變。」內經之大意如此。其原文儘有難於細解之處。其理亦出於臆想。實在不能成立。衛氣卽指體溫。從古書中凡言衛氣之處。細意推求。可以證明。謂衛氣晝出夜入者。因人醒時之衣。不如寐時衾褥之厚。可知醒則體溫有餘。寐則體溫不足。而晝醒夜寐。人之常理。故謂衛氣晝出夜入。去事實尙不遠。若謂邪氣與衛氣爭而寒熱。則宜晝日發熱而夜間惡寒。或醒發熱而寐惡寒矣。然瘧之寒熱。何嘗如是。且受暑遇風得水。及藏於皮內等說。已屬理想而無實驗。即使其言果是。則邪氣當遍身皮內俱有。衛氣亦自遍身俱有。今又謂邪氣居脊上下。因與衛氣相爭。則似邪與衛皆循脊膂而上下。不之他處者。前後二說。又自相矛盾矣。故舊說絕無保存推闡之價值。不但瘧疾如此。他種病理亦如此。故鄙人治病雖用中藥。病理則主張用西說。讀者閱下文瘧疾原蟲之說。必知吾主張之不謬。而淺率之徒。見吾說西說而用中藥。乃謂吾非驢非馬。讒人之口。固利而巧。然吾猶足自豪者。吾既認識驢。又認識馬。然後可以非驢非馬。彼但讀內經難經而出以破句者。是一驢之小。尙未全識馬。則夢想所未見。雖欲非驢非馬。竭其力而不可能也。

西人之說病理。在古昔亦與中國無二。由理想而不由實驗。故謂瘧疾由泥沼蒸發之氣蘊結而成。不過西人對於舊說。敢懷疑。肯研究。不若吾神明華胄。全是忠實信徒。絕對服從聖人。常人於道德卻未嘗服從聖人。否則吾猶有取焉。爾。故西醫對於瘧疾病理。一變再變。至近五十年。居然尋到真正原因。中醫則二千年來。抱牢一部內經。一字不敢疑貳。直至今日。猶不肯——或者是怕難不會。不能——一涉科學之籬籬焉。

去今五十三年前。法國醫生拉非蘭。於瘧疾病人血中檢得一種孢子蟲。認為瘧疾之病原。名之曰瘧原蟲。其後五年。高其又證明瘧之發作。因瘧原蟲在人血中分裂生殖之故。又其後十年。露斯又證明瘧之傳染。係一種蚊。名「安俄斐雷斯」(下文爲文便故。簡稱瘧蚊)者。爲之媒介。若健康人與瘧病人接觸。決無直接傳染之可能。必因瘧蚊吮吸病人之血。瘧原蟲隨血入於蚊體。此蚊再吮健康人時。瘧原蟲即移殖於健康人之血循環。在其人血液中營分裂生殖。其人亦發病。此後醫家詳加研究。而瘧疾之病理大明。蓋瘧原蟲入於人血。各踞一赤血球以自養。蟲漸長大。則分裂爲許多孢子。破赤血球而出。更各尋一新赤血球。踞以自養。當赤血球被破壞時。瘧原蟲所產生之毒素。混入血液。流行全身。使其人寒熱發瘧。瘧原蟲不止一種。其成熟分裂之時期互有短長。短者二十四小時。其次四十八小時。最長者七十二小時。故瘧有每日發。間日發。三日發之不同。若有兩羣以上。或兩種以上之瘧原蟲寄居人血中。則其人瘧發。陵亂無次。瘧原蟲每分裂生殖一次。必有多數赤血球被破壞。新生之赤血球不足以補償。故病瘧之人。必面黃貧血。

瘧疾既由瘧蚊之媒介而傳染。則防止蚊類之蕃生。爲防瘧第一要務。其次則善護瘧病人。勿使蚊吮。蚊之幼蟲(

凡昆蟲類。皆有幼蟲成蟲二種生活。如青蟲爲幼蟲。其成蟲爲蝴蝶。蠶爲幼蟲。其成蟲爲蛹。蛆爲幼蟲。其成蟲爲蠅。爲子。吾鄉俗名「打拳蛆」。生活於泥沼污水中。掃除泥沼污水。或於污水上灌煤油。則子亦無由生。蚊無由成矣。瘧蚊之性狀。與常蚊異。今略述其顯而易見者。亦慎疾所當知也。常蚊棲息於帷帳牆壁時。其尾內鈎。正向帷壁。瘧蚊則尾端蹺起。離帷壁甚遠。常蚊之子。浮游於水面。營呼吸時。以尾端之呼吸管伸出水面。其體則斜垂於水中。瘧蚊之子。則全體平浮於水面。與水面作平行線。兩種蚊之翼紋及觸角。亦有分別。但須蟲目鏡。肉眼不易辨耳。又瘧原蟲雖於人體內。營分裂生殖。於蚊體內。則營雌雄交接生殖。此則屬於生物學方面事。於瘧疾無多大關係。故從略。

以上西醫之新說。可抽取瘧病人之赤血球。裝於顯微鏡上窺之。見血球中有灰白色兩圓體。且可見其在血球中微動。此卽瘧原蟲也。若於病人瘧退之後。每隔數小時。取血少許。以法裝於顯微鏡上窺之。則可見其逐漸長大之迹。鄙人知識淺。不知瘧原蟲可否培養而得其集落羣。第聞作動物試驗者。不能使動物感染瘧疾。而動物所患類似瘧疾之病。亦不能感染於人。信如是。則必有法以得多量之原蟲。設以注射於人體。其人必發瘧可知也。上海熱鬧之地。無污水停留。瘧疾之發現。果比鄉間大減。如此事實彰彰。而猶大言不信。曰「不如我所讀之內經」。非強辭奪理。則冥頑不靈耳。雖然。吾於此猶有疑焉。凡傳染病。感染病原體後。皆不卽發病。必須經若干時日。病原體在人體內蕃殖至一定程度。然後發病。自感染至發病之時日。謂之「潛伏期」。西醫書於各傳染病之潛伏期。載之甚詳。而諸書頗有參差。瘧疾之潛伏期。或云自三十六小時至十五日。或云自三日至二十一日。或云自七日至二十一日。總之。無有過三星期者。瘧疾

既必由瘧蚊傳染。則從瘧蚊吮咬至發病。當不出二十一日。然據我所見。有隆冬時發病。寒熱汗三程悉具。日期準確。明是瘧者。從此上溯二十一日。已見冰雪。蚊之絕迹已久。此瘧究竟從何傳染。又如春夏之交。蚊類已多。而病瘧者少。必至深秋。然後瘧疾盛行。將謂春夏之蚊皆非瘧蚊乎。吾於潛伏期之說。懷疑甚多。此不過其一端耳。

今當說治瘧之方矣。嘗記治病一例。記之以博讀者一粲。病人係五十餘歲男子。持脈時見其腕際圍白線一圍。已斂黯矣。其人黃瘦甚。而行動自如。因問「爾病瘧乎。」曰「然。病三日瘧。」又問「爾瘧已甚久乎。」曰「然。將三年矣。」又問「爾左脅下有堅塊。按之痛乎。」其人訝曰「誠然。然先生何由知之。」鄙人笑而處方。用柴胡劑加參朮及鼈甲煎丸。再服而瘧止。三服而飯量加。四五服而面色以漸紅潤。又單服鼈甲煎丸半月許。左脅下塊全消矣。後聞人轉述。此人在茶肆中爲我大宣傳。謂「陸先生勝似神仙。纔診脈。卽知我患瘧。又知我瘧已久。又知我脅下有硬塊。皆不須告訴。切脈自知。服藥後得效之速。更無論矣。如此醫家。不啻神仙。」鄙人聞而暗笑。蓋診察時。見其腕有線圈。乃鄉人醫瘧之法。故知其病瘧。又見其貧血甚。故知病瘧已久。凡瘧發熱時。脾臟必腫大。熱退則腫消。若久瘧不已。則脾腫雖熱退時亦不消。此卽古人所謂「瘧母。」故知其脅下有硬塊。凡此種種。稍知醫學者皆能測之。絕對非由切脈而得。惜此人是鄉間貧民。鄙人又拙於營業方法。不然。使此人大登廣告鳴謝。必能大出風頭。大招生意也。至鄙人所用方藥。亦是極普通方法。並無特殊謬巧。不過每劑用生柴胡至三錢。在市醫治三日瘧。亦知用柴胡。但必用鼈血炒過。分量又不過三五分。自然不足以愈病矣。此人體質甚健。服二劑藥。瘧已不發。可知病本易治。然三年之中。易醫七八人。服藥數十百劑。涉

無功效。斯吾中醫界之大恥耳。

都市之人。苟患瘧疾。大多數知服「奎寧」。奎寧者。日本名「金雞納」。從一種樹葉中製出。當時有一印度人久瘧不愈。有人教之服此樹葉。病竟愈。印度本是瘧疾盛行之地。傳之同病。服之輒愈。於是此樹葉遂爲治瘧之草頭方。民間藥。西醫聞之。取而化驗。不知其所以然。但能提鍊成白粉。或更加糖衣製爲丸。使服食較便而已。今西醫用此藥。不但治瘧。凡原因不明之發熱。多試服之。於是奎寧遂成西醫之解熱藥。以吾所見。服奎寧而瘧遂愈者。固常有之。未始不可認爲瘧疾之特效藥。然亦有服藥則暫止。停藥則再發。久久不得除根者。鄙人二十三歲時患三日瘧。從中秋至明歲清明始愈。中間服奎寧無數。至於頭眩耳鳴鼻衄。曾無小效。由是言之。用單味之特效藥。其功效有時而不準確。吾中醫方所以必用多味之複方也。嘗記胡定安（西醫）見中醫用柴胡劑治瘧而效。因言柴胡之有效成分與奎寧同。胡之言不知是否出於化驗。使其言然。然中醫之用柴胡。有他藥相配合。更有宜用柴胡之證候。然後用之。終不若西醫之一見瘧即用奎寧也。

用柴胡之證候。在古醫書曰「胸脅苦滿」。此「滿」字須讀作「悶」。意即胸口自覺氣悶也。然通常之胸悶。由於胃病。其悶之重心在當心口。此非柴胡所主。宜黃連黃芩之類。胸脅苦滿之悶。重心乃在兩旁肋骨之內。似脹似痛。又似窒塞。甚者。以指頭沿肋骨圈下向上挖按。則堅硬而痛。若是者。爲柴胡之的證。瘧疾最多此證。故瘧疾之用柴胡最多。初非一切瘧皆宜柴胡也。今將治瘧柴胡劑之證候列后。

瘧疾兩肋脹悶而嘔者。宜小柴胡湯。柴胡 黃芩 半夏 太子參 甘草 生薑 紅棗 若兩肋脹悶甚。至於作痛者。宜柴胡桂枝湯。即小柴胡湯加桂枝 芍藥。前證兼下利者。柴胡桂枝湯加茯苓 蒼朮 若前證下利而煩渴。小便少。飲水欲嘔者。宜得効茯苓湯。小柴胡湯加 蒼朮 茯苓 澤瀉 猪苓 桂枝 麥冬 地骨皮 或不用麥冬地骨皮亦可。若兩肋脹悶。但不嘔。口渴者。宜小柴胡湯去半夏加瓜蒌根。若寒戰時多。發熱時少。或有脈遲細。舌淡白等寒證。兩脅脹悶而渴者。宜柴胡桂薑湯。柴胡 桂枝 乾薑 藁根 黃芩 牡蠣 甘草

若寒戰甚。汗不出者。宜牡蠣湯。牡蠣 麻黃 甘草 蜀漆（今用常山）
 若但熱不寒。熱高汗多。骨節痛楚。時或嘔吐者。宜白虎加桂枝湯 知母 石膏 甘草 桂枝 粳米
 若但熱不寒。或熱多寒少。有濕證。或有梅毒潛伏者。（梅毒能令作寒熱如瘧。用血液診斷法。知是梅毒而非瘧者。此方效）宜濟生清脾湯。青皮（或陳皮） 厚朴 白朮（或蒼朮） 草果 柴胡 茯苓 半夏 黃芩 甘

草

藜 藜 山嵐瘴氣。水土不服。寒熱因循。遂成瘧者。宜局方不換金正氣散。蒼朮 厚朴 陳皮 半夏 甘草 藿香
 前證惡寒甚。或有脈遲細。舌淡白等寒證者。宜三因大正氣散。附子 乾薑 甘草 肉桂 厚朴 陳皮 吳茱

萸 生薑 紅棗

若因食積引起瘧疾。胸隔飽悶。舌苔厚膩者。宜六要清中驅瘧飲。即小柴胡湯去參。加橘紅。檳榔。草果。山查。青皮。厚

本刊徵求定戶

本刊原為不定期刊物。茲應讀者之要求。並請郵局掛號。從第二號起。改為定期刊物。每月出一號。月底出版。

本刊第一號業經再版。仍贈閱。索閱者請開具姓名地址。附郵票五分。即寄贈一冊。空函及污損之郵票。恕不照贈。第二號以後照下開定價表發售。

遙從同學定閱者。照定價八折取費。
外埠定閱。最好用匯票。郵票以上海通用。(四川郵票限本省用者不收)一角以內者為限。請用蠟紙黏帖。仍作九五折計。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新生命第十四號

不許轉載

主任兼 陸淵雷
編輯 謝誦穆
發行處及 陸淵雷醫室
上海估嶺路人安里

本刊廣告價目

四分之一面	半面	全面	一期
三元	五元	十元	三期
二元四角	四元	八元	每期
一元八角	三元	六元	每期
一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五元	每期
裏封面底面 及顏色紙特 均照表加 半用銅錫 諸版者另加 製版費另 顏色印者另 議刊費先惠			

定價	本刊
一角半	一號
七角半	六號
一元四角	十二號
國外每十二號	郵費國內不加
一元	

陸淵
雷著
金匱今釋

此書初印千部。現已將次售完。頗有寒士愛讀。來函要求另印廉價本者。因改用報紙兩面印。西裝兩厚冊。書品較原印連史本爲小。一切以價廉爲目的。然內容與原本完全一樣。印刷裝訂雖不求美觀。但仍求清朗堅實。此書現已出版。實價四元二角。郵費二角。凡於廿四年國歷年內直接向本醫室購買者。每部贈九折廉價券一紙。持券買本醫室他種醫書雜誌。或交遙從東脩者。皆照折實之價再折九折。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一號陸淵雷醫室 電話九三二八六

印行報紙西裝本
現已出版
有贈品